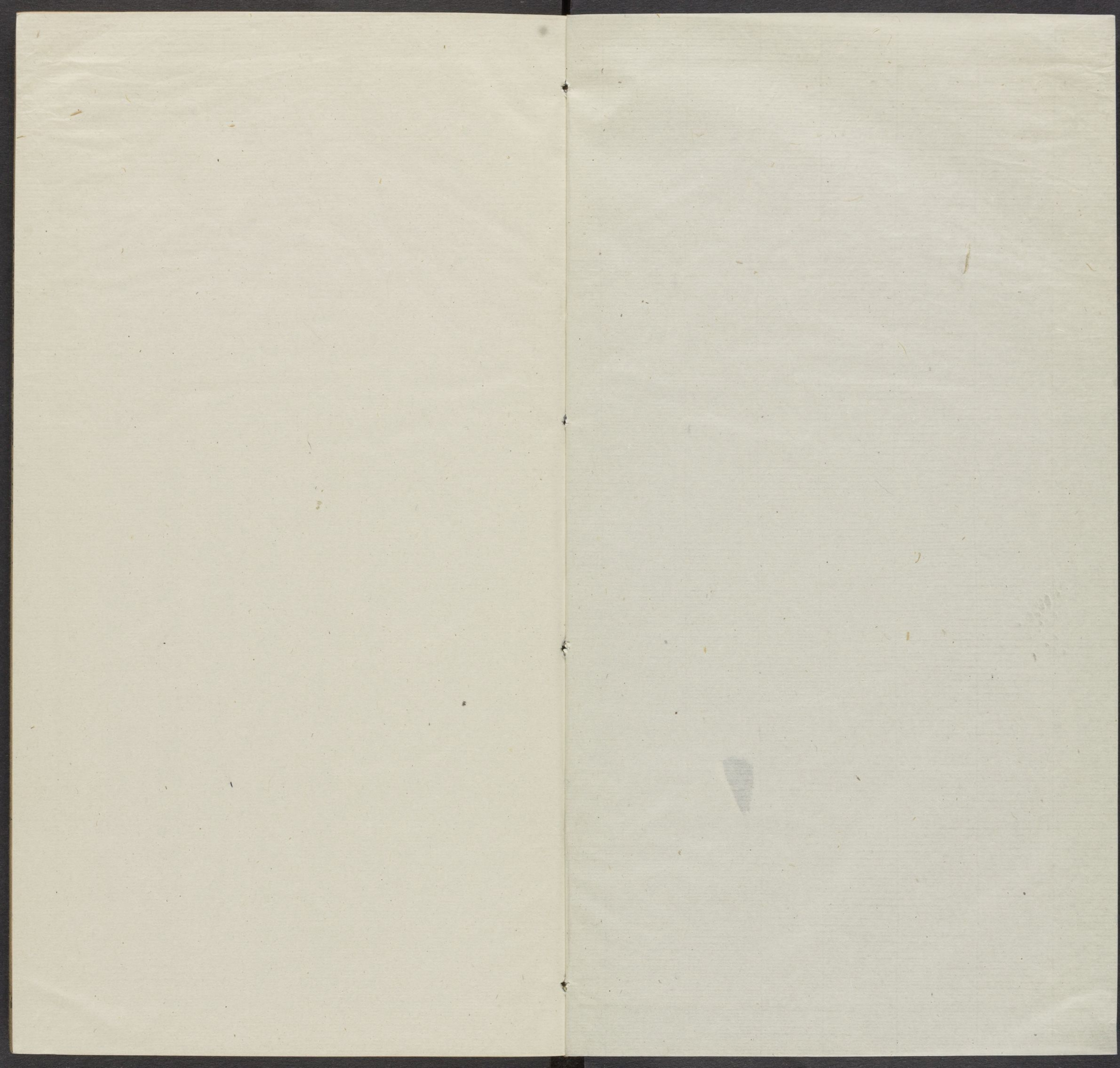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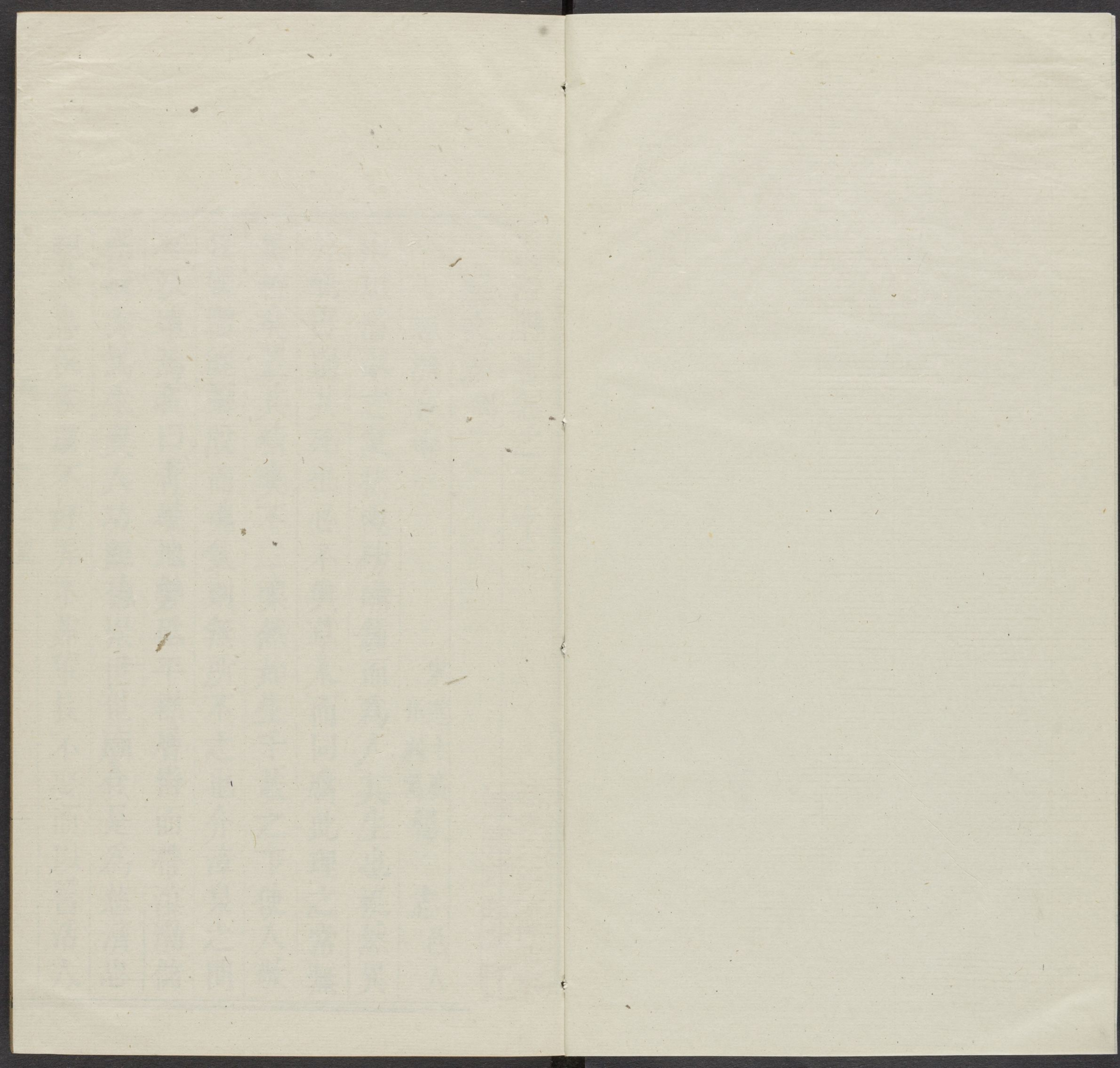


T 3224/3531.83

8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UG 14 1936





海澄縣志卷之二十二

藝文志 記

慈濟宮碑

宋進士廣楊 志 邑人

山川清淑之氣扶輿磅礴鍾而為人其生也挺然異於醜夷則其死也必不與草木而同腐此理之常無足恠矣蓋其精爽不二凜然如生千載之下使人敬畏雖體魄蟬脫而魂氣則無所不之也介漳泉之間有沃壤焉名曰青礁地勢砥平襟層巒而帶溟渤儲精毓秀篤生異人功鉅德崇世世廟食是為慈濟忠顯英惠侯侯弱不好弄不茹葷長不娶而以醫活人

哈佛大學哈佛藥宗圖書館珍藏印

枕中肘後之方未始不數數然也所治之疾不旋踵而去遠近以爲神醫常與同閭黃馭山過今廟基指其地曰據此當與先至者爲主乃用瓦缶有三納誓辭埋之旣沒之後靈異益著民有瘡瘍疾疢不謁諸醫惟侯是求撮鹽盂水橫劍其前焚香默禱而沈疴已脫矣鄉之父老私謚爲醫靈真人偶其象於龍湫庵方工之始解衣盤礴莫知所爲縮首凡數日一夕夢侯諭之曰吾貌類東村王汝華而審厥像更加廣額則爲肖工愕然繇是運斤施聖若有相之也紹興間虔寇猖獗鄉人奉頭鼠竄束手無策委命於侯未幾官軍與賊戰斃其酋李三大將者殘黨皆就擒今之廟基卽賊酋死地也闔境德侯賜益以竭虔妥靈歲在辛未鄉尚書顏定肅公奏請立廟相與誅茆於雲嶠院之側畚鍤畢具役者高寧若醉若狂大聲疾呼曰此非吾所居龍湫之陽昔有盟焉奔而就之掘地數尺三五缶固無恙青蛇鬱屈於其中觀者莫不神竦遂定立今廟其基則顏公發所施也廟旣成四方之香火來者不絕士祈功名農祈蕃熟有欲爲非義者則所禱更不酬蓋古所謂聰明正直而一者也淳熙乙巳承事郎顏公唐臣率鄉大夫與其耆老徹

海濱集志 卷七十一
舊而新之高門有伉宮寢奕奕輪焉奐焉翬飛鳥革
旣又立屠蘇其房居學佛者以供灑掃之役然後祠
宇粗備數十年來支分派別不可殫紀其在積善里
曰西廟相去僅一二里同安晉江對峙角立閩莆嶺
海隨寓隨創而茲廟食實爲之始自經始至於今登
載弗具議者以爲缺典同安舊有記故治中許衍作
溫陵之廟今侍郎戴公倅泉日網羅所聞壁記其言
始於漳之青礁而顛末則未詳欲羅網放失採故老
之所聞貽諸後人信以傳信惟吾鄉之爲近先是獻
豫合抱之木者碑材旣具莫適爲辭枚卜其人必待

鄉之新進士會兩舉差池再三禱之不變嘉定改元
志竊太常第歸拜神庥於枌榆舊社不謀同辭知侯
之有待也謹按譜牒侯姓吳名本父名通母黃氏太
平興國四年三月十五日生仁宗景祐三年五月初
二日卒享年五十有八白侯之沒至紹興辛未凡一
百一十六年而後立廟至乾道丙戌凡三十一年又
加忠顯之封至嘉定戊辰一十三年而後增英惠之
號合而計之一百七十有餘年人心皈嚮終始如一
異時疏湛恩都顯號蓋未艾姑叙其梗概如此若夫
雨暘不忒寇盜潛消黃衣行符景光照海挽米舟而

入境鑿旱井而得泉秋濤嚙廬隨禱而退凡此數端
備見部符使者事狀茲不申述因作迎享送神之詞
詞曰酒醴清兮餌粢香雜嘉蔬兮薦侯堂侯之堂兮
深以窈奕奕寢廟兮奉妣及考右岐山兮左龍湫青
衣前導兮侯出遊民之疾疚兮惟侯是求侯不來兮
吾何以瘳左龍湫兮右岐山幡幢蓋兮侯往還下田
濕兮上田乾侯不福我兮何以有年侯之度兮春之
暮迎者誰兮坎坎擊鼓歲之殘矣侯上天挽不留兮
何日旋西欲其來兮東欲其止界兩州之間兮惟侯
之里嗟兩州之人兮詔爾子孫嚴奉祀以無斁兮何

千萬禱

嘉定二年己巳六月望日

慈濟宮碑

朱兵部侍郎莊 夏 漳州

通天下郡邑必有英祠表著方望納民瞻依然威德
所被遠不過一二州近不越境其烈而顯者比比皆
然是惟忠顯英惠侯宅於漳泉之介自紹興辛未距
今垂七十年不但是邦家有其像而北逮莆陽長樂
建劍南被汀潮以至二廣舉知尊事蓋必有昭晰於
冥漠之間而不可致詰者矣按侯姓吳名本生於太
平興國四年不茹葷不受室嘗業醫以全活人為心
按病投藥如矢破的或吸氣噓水以飲病者雖沈痼
奇恠亦就痊愈是以厲者瘍者癰疽者扶舁攜持無

日不交踵其門侯無問貴賤悉爲眎療人人皆獲所欲去遠近咸以爲神景祐六年卒於家聞者追悼感泣爭肖像而敬事之屬虔寇猖獗居民魚驚鳥竄朝暮不相保率請命於侯未幾賊酋喪死民獲奠居於是相與德侯之賜思所以竭虔妥靈歲在辛未肇創祠宇於是精爽振發民謹趨之水旱疾疫一有欵謁如谷受響時梁鄭公當國知其事爲詳達部使者以廟額爲請於是有慈濟之命越慶元乙卯又有忠顯侯之命開禧三年春夏之交亢陽爲沴鄰境赤地連數百里獨此邦隨禱輒雨歲乃大熟會草竊跳梁漫

淫境上忽有忠顯侯旗幟之異遂洵懼不敢入一賴以安全邑人又以其績轉聞於朝於是有英惠侯之命先是邑人欲增故居之祠而窘於財一夕有靈泉湧階下甘冽異香飲者宿患冰釋自是求者益衆百役賴以具舉不數月而成門敞皇皇堂崇轍轍修廊廣廡是赫是稱旣訖事鄉之秀民黃炎貽書屬夏以記夏嘗見今樞密曾公言幼年苦風頭瘍頭幾禿就侯醫輒愈嘉定九年丙子右股赤腫大如杯惟禱於侯不事刀匕之劑未幾而平復因念疇昔雙瞳幻醫積久浸劇自分已爲廢人適有良醫自言能游針

於五輪間小有差舛如觸琉璃而倒沈瀆人皆危之
賴侯之靈以迄濟乃今漸得復舊列屬東儲明發執
經橫展側讀龕免敗缺荷侯之休何有終窮故喜書
其事且繫以辭俾鄉人歌而祀之辭曰

相紫帽兮大麓倬英祠兮蠹蠹雕牖兮紺閣樓楹兮
煒煜燁蕭炳兮飭五音椒蘭郁兮震澹心飛龍駕兮
祥雲舞侯安留兮慶陰陰菑流行兮訴無所侯有靈
兮與天語語咨潦兮開雲霧望雲霓兮澤如注眠嬰
疾兮砭劑莫施禱於侯兮旋武而治扶杖歛謁兮道
路纍纍侯之濟物兮利惠不貲靈胥搖兮朝天車麟
輶兮馬翩璆將鳴兮爲輔澤區宇兮何千萬年

姜公陂碑記

運使蘇殷邑人

姜公陂者郡太守姜公之所建也公名諒字用貞浙之嘉禾人由進士歷官刑部郎中出治漳下車講求民瘼百廢俱舉郡南川之太江南岐古有陂久廢成化十七年殷由兩淮鹽運歸老于田爰率鄉耆曾庸等上狀於公曰本陂自先府君日躋具呈前太守謝公騫請修而程工未成今天賜公來生此民俾鹹下地得陂水則膏腴上田旱乾有備民足仰事俯育養生送死無憾公之賜也公立選官倉大使何金命之曰均田民之力約田出之粟嚴正督率用命爾賞慢

命爾罰勗哉諸用事製文卜吉告于城隍及都之山
川社稷神開山伐石日運百船填而築之起工辛丑
秋七月望訖工壬寅夏五月朔橫亘千三百尺基廣
三十丈上廣五丈高六丈陂成限川廻流溉田五萬
畝都人刻石名姜公陂俾知利澤所自也先是庚子
辛丑二秋海溢崩圍捍沒人口壞田宅公委官龍溪
丞吳鵬及典史應華大發民固築高厚加舊三倍障
捍海田民刻石曰姜公隄俾知海溢不能爲害始自
公也夫隄捍海禦鹹於外陂關溪養淡於內桑麻來
牟皆得百泉之益一舉再舉澤及千萬家誠天賜公
來生此民也都民顧昔之困傷窘饑較今之坐安臥
飽可無紀述以告來者用是具顛末謹著以終之曰
孔子論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擇可勞而勞之上惠
不費下勞不怨其贊禹曰盡力乎溝洫傳易之泰曰
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公之作郡
急先務也聖朝牧養守臣列天下如公者幾人哉在
宋守漳朱子惜任不久山川利未閱無遺今公後朱
子爲守三年有成澤垂萬世則公之德其何能忘哉
銘曰

君子盡德小人盡力山川有利伊人來績姜公之陂

灌溉稼穡名父杜母澤在溝洫湜湜其流其何有極
姜公之隄防禦海溢民居不徙民業不易凡百藝樹
罔不遂植民利乃義民信乃立王道之始作郡之則
後之牧養式茲銘刻

安邊館社學記

明御史朱 淵 莆田人

海滄清漳粵區也舊設安邊館擇守臣有風力者以
撫循之歲丁酉海陽唐侯來守茲上謀立社學以滋
培善化請於憲臣海道曾公巡海道余公僉是其議
乃相安邊館東盤石之上負麓面江規立社學中爲
講堂後作晦翁祠齋舍旁列環遶若干楹萃子弟之
秀者延師講肄俟時課試以勵其成旣乃价庠生某
詣余山中請紀其事夫風氣習尚五方靡齊而轉移
之機爲師帥者誠有責焉逖聞海滄境上江光練明
奇峰玉立周羅映帶得扶輿清淑之氣爲多故民性

海澄縣志 卷十二
剛直君子果於爲善而俗尚慷慨無委靡圓熟之態
茲非其習固然與因茲之俗端養其蒙以善導之俾
日周旋於衣冠俎豆詩書禮樂之化則爲善益力徒
義益勇異時次第明揚見用於世必將有所樹立而
元夫傑人不落莫也茲郡爲考亭先生過化舊鄉高
彥先陳安卿諸先正奮乎百世之上考德問業所私
淑者固有餘地矣此唐侯今日建學之意諸士執業
於是其可以重勉矣夫

汪公陂記

明刑部林俊
莆田人

龍溪瀕大海而南折而西與南溪會隄溪水而北繇
鹿石以入以溉六八二都鹿石中和鄒岱鄭埭東頭
諸洋瀉鹵之地可田一十萬畝收穀一鍾而餘居
人藉公私爲利隄善敗潮水入焉田遂失故稔官議
復之達觀所宜謝守騫姜守諒主南陂李令啓主洋
日礁皆阻煩費弗就予友汪侯天瑞守漳宏廟學拓
社倉濬水利樹輿梁道鑿便吸甘井痛扼猛噬仁恤
無告植弱而橫被良質治有異等尤章驗則磔叛魁
人脅從者萬數人曰隄非今守弗辦盍圖之萬遂等

乃告侯曰吾責也考圖相方其巖處港可曰真其董
陂事曰伯智廷昭其相使益審曰昆珍其計田輸粟
儉則官授以需無厲民爲石取其良土取其埴椿纏
灰鐵取其完好申乃令甲鍛乃鑄鑿待乃畚揭工其
用如其家財其出如其身陂其築加於常以固衆咸
將事胥公胥勤其功始於丁巳七月其成戊午六月
其功其服若干其財其費若干其石隄其袤丈三十
有二其廣袤之半其深十之三其二斗門其袤五丈
其廣八尺其深視其廣加焉啓閉以閘以時納溪水
以備灌漑以中盈縮以外禦潮水曰遂化膏腴都人
告慶胥請記成績且問所名昔鄭國渠涇水以灌關
中名鄭國渠陳堯佐作長隄以捍河水名陳公陂今
陂汪公陂也錄賢也未就者志可錄也爲而成仁且
勇也成謂必恃無患可不謂智也存之在乎人斯予
所爲先屬者也侯名鳳弋陽人繇成化乙未進士先
爲郎中慎密宣遠克善所司有賢問可大政尤善教
諸子駢首魁元紆青紫若將範造化爲已專物絕燕
竇而遠隄固人可爲地者耳

安邊館記

參政林魁 郡人

安邊館者漳州府別駕陳公必升之所建也嘉靖八年海寇警東南方上命都御史沐陽胡公璉巡視浙江兼制福建畀以便宜明年行部至漳彰善瘡惡貞秩百度乃推高皇帝教民榜遺旨著爲條約與海外更始民益知朝廷所以予惠元元之恩仰沐休風矢明厥德蓋王道無外民有秉彝亦可以見聖明之化矣公慮其久而弛也謀於巡海副使古勤謝公汝儀郡守江陵吳公金圖厥永安僉以龍溪月港海滄沙坂崧巖長嶼漳浦懸鍾徐渡諸澳綿亘數百里東際

大海南密諸番倉卒有變請計臺府動經旬月逮至撲滅流毒已深宜酌其要害分設府署董以專官量假事權使先事防察以遏亂萌誠於制馭之體便乃卽海滄建署於列郡佐刺之中擇才大夫遞膺厥任俾以弭盜賊禁通夷理獄訟編舟楫舉鄉約興禮俗大要以安民爲尚庶事興革聽其便宜責綦重矣惟時陳君以望實首承茲任君職專督儲比以山海滋盜上官交檄歷試諸艱累步強寇方隅倚重及雲蓋嶼之戰擒賊帥林舉海道肅清至是胡公特檄改君儲政俾君一意安邊君亦以寧戢疆域自効單騎循方披荒啓幕推誠布公上宣德意下恤民隱論之以禍福而不道者投兵峻之以維方而浮波者毀舶比保伍導之以禮讓拔俊髦養之以文教嚴而不苛寬而不縱竝海之民奔走號令如臂運指蓋不再踰月而民俗告新可謂一時之奇才矣初分署雖設百事草創君方扶傷起憊未遑他及往往露宿風餐至是始議興作適其地淫祠頗熾公撤之得木材若干復於長嶼釐籍沒之產得白金若干上記當道卽分署爲安邊之館前爲莅事之堂顏曰鎮靖志修職也後爲燕寢退食之暇寓以覃恩堂之前左右爲廂正南

為門門之上為譙樓四達之址繚以周垣繇是具瞻
有所可以肅上下懸政有象可以一民志而名山巨
浸控帶雄遠屹然一方保障始事於庚寅十一月迄
辛卯九月而厥功告成蓋興役於既悅之民因財於
無益之費人不知勞事足垂遠觀政於此可以例君
之餘矣又越月君以瓜期代去民安君之德而不能
留也相率伐石記其事而徵文於予予嘗謂保天下
之治存乎法濟天下之法存乎人公非其人者乎哉
是役也胡公嘗以其策下訪予實聞之故不辭而為
之書

新亭水利碑記

明副都御史蔡文郡人

山龍溪縣東五十里厥地鹹鹵民艱於稼穡逐於商
賈終歲所奉仰給於四方者六八都也西起月港東
抵浮宮數折而南而西外障鹽潮內蓄淡源俾禾黍
不傷農人得業者昔人所為官岸也邇年淡源漏泄
鹹潮復浸小有旱荒輒為民患則貪頑嗜利於官也
新埭而木石涵也合涵大小三十餘口而盡塞之去
今之弊存古之利請於官司杜絕害本則養齋先生
悉心於鄉垂仁德於無窮也始先生之議曰夫所為
此者知一人之利而不慮萬人之害也今以萬人之

公攻一人之私於義其可夫鹹潮之來防如盜賊而
敢縱之淡源之積藏若珠玉而忍棄之鱗介之利孰
與穀粟之珍隙蠹之漏甚於江河之決失今不救是
棄膏腴爲鹹鹵也救之則變鹹鹵爲膏腴也於是倡
率舉事彼不敢怨而此蒙其利故天下事患不肯爲
未有爲之而無成者先生以遼王傅退休居其道德
仁義能率一鄉之人而鄉人疑有不能斷力有不能
任者皆請於先生而後得也古有鄉先生者生以尊
於鄉沒以祭於社其是之謂乎斯舉也請而報可者
分守萬公分巡梁公提督水利黃公若通判徐公則
來莅茲鄉而首役也向義者耆老劉公晦陳曰甫等
而請余文云

王公城碑記

史部 郡中 傅夏器 南安人

漳之南山麓所延水勢所趨至龍溪縣之八都九都而會海其地之形水縈之如月然故為月港人煙輻輳商賈咸聚顧其地濱海際無涯風濤出沒無常識者憂之嘉靖戊申撫臺朱公紘疏請立邑弗果未數年果潮賊入寇倭夷繼擾奸民亦不靖地遂邱墟嘉靖四十四年百姓復相率以立邑請 詔下其議前守唐公九德力陳其便於兩臺汪公道崑王公宗載以聞既報下乃得分龍溪漳浦之地自為縣曰海澄是時百事草創即八都舊堡置縣治而建學宮於九

都土壤爲垣卑陋殊甚職於地者雖知其當城竟以兵燹之後未遑隆慶五年臨海王公以鄉進士來尹茲邑按圖省方慨然曰惟地有險成之在人於是撤故堡而代以石賦丈以任力計財以鳩工均以闔邑之丁糧充以八縣之郵羨畫作暮程細鉅必親經始於辛未冬十一月告成於壬申八月城垣週五百二十丈高二丈城樓四座東曰清波西曰環橋南曰揚威北曰拱極月城三座重門一座窩舖一十二座堞子二千四十有零遂翼然於海上爲壯邑太學生張甫率耆民某某等以其記徵於余嘗聞夫子言三代之英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其事相須以此地論之城郭之未立而寇賊之昌熾也大海跨以爲鼎毒焰積以爲薪聚萬物於鼎沸之中父不得有其子兄不得有其弟夫不得有其妻天倫天秩之常潰然泯亂及夫城郭之立而守禦之備父子兄弟夫妻得相親相保以相秩之而爲禮宜之而爲義濡之如甘露灑之如清風以城郭之未立如彼已立如此則城郭固不關於禮義之大與王公世家之裔大方之英勵介操勤民務聲稱洽於上下四遠所稔聞欲以洽禮義先於嚴守禦故以是爲民務之大而竭力

以圖之如是也是不可以無記記之亦以見南服底定之績也禮義遠被之盛也非惟記海澄一城而已

新建海澄縣城碑記

明左春坊左諭德呂旻郡人

海澄舊月港也為龍溪八都九都之境一水中塹回環如偃月萬室攢羅列隧百重自昔號為巨鎮顧其地濱海潮汐吐納夷艘鱗集遊業奇民捐生競利滅沒風濤間少牴牾輒按劍相視剽悍成俗莫可禁遏當道者憂之嘉靖戊申中丞秋厓朱公循百姓之請疏立邑於茲土格持議者弗果亡何島夷入寇姦民煽殃相率叩闕復以立邑請詔下其議前守麓陽唐公縷陳其便力懇於兩臺中丞南明汪公侍御又池王公以聞既報可海澄乃得自為縣時嘉靖丙寅歲

也先是八都九都各有堡以自衛而八都扼海口當賊之衝唐公於是卽八都之堡置縣而建學宮於九都當其時海氛四塞戎事方殷取粗辦目前而已因陋襲敝民猶惴惴若集木然有識者屢欲城之竟以兵燹之後民力未充弗遑也隆慶庚午南泉羅公來守我漳按圖省方每惻然曰縣澄所以捍漳也乃弗城奚以縣爲未雨綢繆今其時矣顧誰與我共此者乎旣而澄尹臨海王公以城請公喜曰是足副吾志矣卽命駕往臨周視原野相度險夷遂戒工於八都撤故堡甃石焉慮材鳩庸賦仗任力酌闔邑丁糧以均其役取諸郵羨錢以克其費版築斯興舁輦咸集經始於壬申之春抵秋而成垣高二丈許周五百丈有奇闕門四東曰清波西曰環橋南曰揚威北曰拱極皆新制也易卑爲崇化監爲堅樓堞連雲溟渤爲池規制形勝翼翼冠諸邑矣易重設險以守國禮城郭溝池以爲固蓋民保於城嚴扃鐳樹藩屏王政之必先也矧澄屹立海上外邊諸夷故易動難安者乎南泉公閱達子諒下車以來蠲逋省餉置學租稅書院征番舶以佐軍興扼險阻以遏寇攘濬郡城之渠以疏地脈拆烏礁之壩以弭水患其碩畫遠猷未易

殫述要皆安民固圉垂庥無窮宜其汲汲於澄而亟圖萬世之安也詩詠南仲城方獫狁于襄傳美叔敖城沂不愆于素古之遺烈也今公一屬慮能使官不侈費民不告勞海隅新邑隱然有金湯百二之勢鯨波不興邊檄無警卽南仲叔敖之功寧復是過澄人樂得所庇莫不戴公功德念無以爲報者於是介文學某等徵予記托諸貞珉用昭不朽嗟乎我公德寧獨澄哉全閩寧謐將終賴之其敢以不文辭公名青霄蜀之忠州人起家壬戌進士貳守羅公拱辰殷公康別駕吳公用章司理尹公瑾皆協贊厥成者王名穀治行雅著於茲役尤勤義得並書云

海澄修築九都港口二城記略

孝廉張時泰邑人

漳於閩爲新邑以其縮轂大海島嶼之所環錯朝夕舳艫之所出入閩南咽喉稱要地焉比歲波恬文犀瓊象明珠璫瑁以梯航至而爭時仰機刀間之屬亦以奇羨轉輸爲一都會故其揜要譏奸扁鑷之計非過者先是承亂草創爲城百雉以固廩藏港口九都僅仍故土堡積久且日就圯矣議者謂二堡生聚蓋藏不下邑城九都又學宮在猝有急奈何以輔車之勢委之也鼎足三城以張犄角增置之便直以費無所出格不行邑侯周君旣視事廉知其狀會郡丞姚

公治餉茲土及時以防汛至慨然合策議酌餉之羨以充營繕而上其議於叅藩費公公謂向嘗一再行部澄固念之也而郡守李公復力贊其畫謂卽勞費何如軍興之一饗士吾其爲一費而永利者且因瑕爲堅民爭以其力佐不日成之耳叅計節羨餉九百金請於兩臺報曰可程度鳩工萬杵雷動樓櫓雉堞屹然規制矣

周侯新開水門碑記

明提學御史柯挺邑人

澄以寇盜充斥龍邑鞭長不相及也於是割龍邑爲澄其邑創自隆慶之元年繕垣浚濠構門埴櫓平江王公蓋以次治之矣邑地鹵不可井故取汲於潮潮自北入繞邑之西而南日凡一漲漲則民爭汲之移時而汝先是汲之途凡數道獨西北隅爲衆旣城諸途盡閉臨水而門者僅二邑民稠食指繁衍徒仰給於二門不移時汲者肩摩趾錯囂然病焉且乾方之隅當潮入最先商賈環列其間自廓閉而生理蕭然矣矧其地洿下值雨滂沱勢無所洩輒委漬患及城

址不直虞汲爭塗也廓齋周侯下車未三日會淫雨
潦深數尺宮樓倏圯者老用余畫相率言於侯謂隅
門水渚爲患因數所以不便者三侯曰嘻有是哉卽
令耆老以狀請上郡大夫參知郡大夫參知又以其
狀上之中丞若御史臺牒凡三上始報可令甫下民
爭捐貲伐石鳩工帑不及官浹旬告成言言將將汲
者歡呼於道賈肆星列商舟雲連手額交口稱而城
址靡所委瀆儼然金湯稱雄鎮焉余謂利害興革當
準民情而與之安天下事當其創而城也以衛民也
其制未周勢且以利易害自非保障長吏調劑之鮮
不瑟膠矣況澄北負海當寇盜出沒衝異時赤白羽
交警乘障登陴卽糧糗幸完而薪水告急所需於是
門分汲者功固鴻鉅也民之歌舞豈盡知侯德之大
者哉侯中惠外朗折獄平允未暮月爬姦剔蠹吏胥
懼伏而蘇里甲清丁口爲邑民百世利民之戴侯者
匪一事也是役也余曾借前籌旣落成遂因耆老之
請而爲之記侯諱祚字以延別號廓齋湖蘄人起家
鄉進士初任今官成水門則萬歷之八年七月初七
日也

封君曾槐江公興建水利祠碑 周起元 邑人

澄水邑也其六八二都堰海以田計三萬畝有奇地
固斥鹵鎡畚之下與海若爭權成化間太守姜公興
築海岸修復南陂田頗獲耕然築岸雖可禦鹹而鹹
潮門戶未有隄防塞涵雖可積淡而淡水源流無從
吞納余同年曾若槐尊人槐江公自爲青衿時卽爲
兩都條便宜狀邑父母瞿公躋而壯之上之撫臺勞
公按臺安公咸報可至捐俸予金立起南陂之圯旋
開阡門於上曾東南鹵潮弗侵西北之淡引入兩都
之田均受漑焉久之奉行不盡如法或注而湮兩都

之田又失所藉辛丑若槐偕予成進士槐江公覃恩
 受封憮然曰吾席餘貲買良田易易獨念忝受國恩
 弗獲庇溝中瘠罔齒生平為也於是復集諸人士控
 之當道而徼貺於署篆郡理王公旁議者搖以堪輿
 之說無所奪也封君之議且盡行適若槐覲歸日襄
 諸役原設門二增而三之深廣如制其時二溪之
 淡流迤邐遍濡慮有旁洩者時友人程台仞君甫登
 第歸亦相與協力諮便利就內溪砌築石陂六口禦
 東南太江之鹹邑父母毛公成庵躬為勘督繼而陶
 平城公得請於中丞陳公侍御陸公合助鍰八百前
 後拮据更四載而工乃告竣歲甲寅若槐居封君艱
 值颶霖之變上曾門頗嚙壤里中奔控徬徨於是
 若槐復請之署篆邵公禹元亟增葺完固捐貲不贍
 則令耆民任其責科及漑畝以佐費於是眾皆思奮
 願効一勞以圖永逸是役也滲灑所及兩都之田三
 萬畝有奇向號鹵區今則膏沃荷鍾決渠彌望直如
 脉理流通百骸九竅脂淪血貫更無偏枯之處其為
 利不既溥哉嗟嗟事未易言也昔槐江公饒為德誦
 於權惟此方利病灼然持懷中父子經營版築厘首
 事者三而克有永向非封君急公家持大願力與若

槐聿求先人志其不貽盈庭築舍之誚者無幾矣癸亥冬撫臺南公按漳都人相率呈建碑亭冀垂永久復市地建祠追頌功德屬記於余余聞盛德必百世祀有若鄭疇之頌東里鄴渠之頌西門曾氏直當之矣且曾氏不言功里人不忘報均美談也抑余又聞嘉靖季倭寇發難槐江公仗義立寨以障里命全活數萬救鄉之德與陂澤流長矣宜勒貞石以垂不朽

壽春宮碑記

明邑令 龍國祿 桂平人

唯澄濱海奧區穆皇帝實式靈之縣其地爲七閩鎮蓋彬彬稱盛云城之東門二里平康沃野山川映帶邑人以祠東岳每歲導令青陽士庶雲蒸嚮赴豈不以東方物所始生惟嶽降生布生機而攝化柄燠然如春者哉國祿備員學製則嘗敬授於茲見棟宇漸圯規制狹隘卽縉紳父老與謀惟是筦樞夷夏之交東南文物之美中州上國籍籍以而鄉稱巨麗勸相率作歲祀在春浸假耳而日之者日就圯陋謂川岳何縉紳父老歡然同心遂首肯余之締造也不腆薄

祿以先肯構樂助者以邑量乃始庀材乃始鳩工築
阿宏基就山選勝鼎新徹故擘畫余目赴義程能實
諸父老董成厥事旬月堂峩然門煥然鐘樓鼓閣交
峙左右爲書舍處諸生高第者十間內殿則棲神以
崇岳也歲蜡而工成工成而春至彼都人士煒燁煜
煜梁逵白雪輝騰綵勝無不新睹聽而樂太平習綿
蕞稱天子萬壽聲徹雲表會當啣鳳詔而儼鵷班東
海波逆與百執事負暄嵩祝寧僅侈笙歌之雅奏壯
海國之奇觀已哉蓋嘗卽爾父老子弟鼓鐘於宮講
聖諭六言肅肅翼翼少長有序愛敬相先飲醇和而

還洊穆爲此春酒以介眉壽爾民之業在七月之六
章若乃青衿俊彥吾伊其間覓趣會心宇定光發得
之春風沂水引之松柏歲寒韜之元冥澄之法象今
夫翠岫霏微儒山朗映鹿石旗鼓天馬當前此非山
色之絢爲春乎玉兔皎空靈潮噴雪濺鱗踴躍鷗鳥
忘機此非春意之著於水乎重譯來歸樓船上下行
人息踵扣角互歌洩洩融融春和動盪禾麻送綠卉
木呈鱗南畝蒸髦介言景福是故中和應乎天地神
明同乎至德遐祉衍乎氣機噓氣爲春積春綦壽生
生化化總之胚胎一元渾灝之初青陽所爲布令耳

余故署其宮曰壽春復題其堂曰太和元氣士君子
繹太和之指以一氣相綰結忠孝銘衷仁讓成俗講
學行禮上軌幽風七月之盛庶幾有基無壞余尚有
榮施哉縉紳父老咸酌康爵相勸勉曰我澄介在東
偏得此爲川岳重子大夫訂語甚悉以登春臺而躋
壽域世世不朽矣國祿固讓不揣綜其終始而書大
較蓋爲慕義嚮風者紀也其他揄揚美盛在余友鄭
司農頌別鐫於石

閩海攀轅畫記

副使 鄭懷魁 郡人

閩海攀轅圖一卷蓋海上之氓於龍令君之去圖所
以留君者余顧謂父老其悉指以示余此荷鉏釋耒
越陌度阡躊躇而立相語者何也曰農輟耕矣天日
晝晦列肆闔扉人踪鮮少者何也曰賈廢市矣溪光
黯湛慘然收綸而歸者何也曰漁罷釣矣漆室之婦
機不鳴而自相顧有泣者有歎者何也曰婦休織矣
子城東望蔚若有芹藻之色者或歌或謠或撫或吁
者何也曰士舍業矣韎韐跼注懸旌搖搖靡所終薄
者何也曰使君素所拊循持戟之士也眇者跛者秃

者僂者攜持扶將纍纍而不絕者何也曰使君故所
字而舖之皆海上之疲癯殘疾顛連而無告者也招
招舟子有留我使君而涉者乎艤舟以待矣北控中
丞建州南控直指使無諸之國行千里者三月聚糧
乎曰未也投醪金錢一宿而具矣兩使者奏畱疏上
矣使君行乎曰未可知也柵而塞四墉矣使君出入
民若蜂蟻之衛其主焉環附塞塗奉之而趨矣余旣
聞父老言循環玩眈則泣然而涕之諺曰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天下計吏固有偶齧於時者矣獨使君之
聞有命四履皇皇涕泣悲號爲孺子慕此必有恫心
者使君何施而令若是雖周人之思召公鄭人之愛
子產無以過也觀使君之政者可披圖而知之矣雖
然形肖寓象也丹青寓飾也乃使君所以學如其孚
使人入之深而釋之難此固意之所不能喻而貌之
所不能傳也此方丈之綃徑寸之管其可益乎而顧
以圖爲索也人所歌舞天必從之大君有命赤紱方
來矣善畫將圖之其吮毫而俟之可也

曾公陂水利遺愛記

僉都御史王志道 郡人

一人而繫萬姓之懷一時而成千古之頌是必有以快乎人心者名伯棠陰所以至今為烈也曾若槐先生所居在澄六八都濱海之區歲為鹹潮所注里人枵腹者十而九成宏以來姜郡守復修南陂林養齋有呈塞引鹹之禁然其興舉未備者數未至也先生尊人槐江公方子衿卽以鄉里民命為己任計此堰海以田者三萬畝有奇鹹卽以築禦而堤捍未堅鹹且乘而中之淡雖以塞瀦而承納不深淡仍溢而去之必砌石如限高下有度啓閉以時使潮則逆駕淡

以入汐則淡不隨鹹以出遂條便宜上之當道咸是其議開阡門於上曾而兩都之田無不均漑淡者願巨費弗捐注而復湮辛丑先生登第以覲歸力成父志增原設二阡門而三之俾西北二溪之淡入者益沛以濡更就內溪築石陂六以禦東南大潮之鹹排之使遠後先拮据凡四載乃成民荷稼穡之依誰之力哉甲寅歲颶霖爲變阡門衝潰先生時居封翁艱亟圖修葺立風日中董之捐貲不贍始計漑畝斂費毋溢毋糜民莫不踴躍於是斥鹵之化爲膏沃者永以一勞而逸里之人歌且舞曰曾氏真惠我禾黍也

經營再世版築至三豈視鄰里如秦越之肥瘠哉癸亥冬里人相率呈院道建祠其詳具載同里周綿貞中丞東嶽宮前水利祠碑辛未春先生自黔憲致政歸父老歡迎猶諄諄以阡門無恙爲念未幾六月以攬揆之辰無疾而逝兩都民如失慈母謀礮石陂側垂不朽因屬記於余余謂先生名世人也所至旬宣沛澤視斯舉直大海一勺耳奚足多惟倡率于一人而霑霑萬家勤勞于一時而滲漉億世其可忘耶雖然陂則堅矣美矣繼今以往未知底止也尚賴後之人時修治之使永久不壞此又先生意也槐江公諱

唯封承德郎戶部江西清吏司主事贈中大夫湖廣
布政司右參政若槐先生諱應蔡萬歷辛丑進士歷
官貴州按察使

姚侯大巖寺山南北惠民頌德碑

明提學御史 柯 挺 邑人

大巖澄邑勝區也巖顛佛刹構自前代蒼巒層疊羅
石重關眺望潮汐滄溟吞吐之氣未嘗不籠天地於
一掬也其刹夙爲僧齋居田園山地凡四頃五十畝
有奇巖山則計一百五十餘畝也異時僧於常賦外
無他供歲入稱饒給萬歷初軍興乃以十之六充餉
餉九金有奇辛卯倭寇朝鮮詔所在嚴備之而閩濱
海當出沒衝加毖當事者遂於前額十之六備餉外
加至十之八此刹荒山獨多計荒山一百五十餘畝

歲增兵賦共三十三金有奇而僧遂重困倭酋既平
詔悉蠲增額會權使括餉月進左藏於是新舊餉催
科愈急僧被箠楚無完賦日桐城姚公以名進士宰
茲邑惻然傷之俞其口附狀徵諸負者乃僧遞傳山
以北歷負山賦者民而山以北新安之耆老則又遞
傳往券原不屬僧山南北劃然界也界而南僧乃得
有之不宜波及民也是時訟盈庭片言解曰是山也
將屬之僧乎如民樵牧何夫券固在也僧但責賦於
山以南卽重困或有罷權恩旦夕可邀也中丞臺方
議損檄且下吾爲若等豁之判南北之界其毋溷於
是山以北耆老咸手額謂非公明允安能以片折與
雲灑潤噓萬戶之春也乎時余已遷建州則裹糧走
二千里乞余言以垂將來余惟侯茹蘗如飴其輕徭
薄賦實意與民休息故踞堂序睠兩造僧民情調劑
在心而叅中之此豈效衰世苟且之政嗛呷嬋媯以
媚上已哉則晉陽道州之政也其他定權橫民訂坐
挽採金機易成命消邊釁華聲茂蹟諸不具論論其
惠普新安山南北者如此

澄邑禾平庄碑

明檢討高克正邑人

圭海古一聚落也山川采地悉隸龍溪穆皇御極邑
乃鼎建蓋於今四十載人文物力眎昔有加距邑治
十餘里谿環其東雲蓋山屹立爲邑岱宗其陽則平
蕪一望土田錯址名曰禾平庄不佞梓里在焉父老
相傳以是皆海墾也疏築成田磽瘠居半田賦之入
招提爲政改邑田已屬澄而輸賦龍溪猶故旣以地
隔常患愆期黠苾芻與舞文者比又加賦以愚之襍
襖之夫終歲胼胝輸將惟謹而賦仍告逋蓋中飽矣
不佞鄉者家居目擊其弊居恒蒿目白之前邑侯清

白龍公龍邑侯洛沙蔡公謂邑有分土政貴宜民澄
實有民而龍治其賦其賦之不供而歲以催科貽龍
邑憂是龍代澄任受勞也其賦之既供而僅以厭乾
沒者之腹反厚討於我民是龍代澄任受望也夫以
澄之民而輸賦於澄邑朝發令而夕已遍矣日高春
而之邑中事竣而反腹猶果然民無逋負賦無侵漁
于龍無鞭長馬腹之慮于澄無秦人視越之嫌計莫
便於此者兩侯心亦躋是議條上之直指元谷何公
業已有緒而屬有所齟齬不果行出不佞起田間薄
遊長安復讀禮歸里中父老迎不佞語曰禾平庄寺
租鄉屬龍溪者今推入澄矣鄉也常賦以外加征百
二十餘金今悉蠲免矣鄉也駟驢恣睢追呼之聲徹
於晝夜今夜高枕矣鄉也斥鹵之田不足餬口今以
賦省樂輸漸成膏腴矣繫誰之賜惟我父母軫念民
瘼劑公私而擇其便調兩邑而酌其宜俾我民得安
其業樂其居毋煩箕斂毋苦繭絲其自老稚至於世
世敢一日而忘侯之賜不佞驪然喜曰甚矣侯之大
有造於澄也區區寺田僅一彈丸孰利孰病詎不洞
豁然而持議至數十年而不決者何也居位者以其
居爲傳舍同舟者各有一瓢之心盈庭之議所繇來

矣自有侯而永賴之利以一旦成築室之謀以片言
決不佞且以覘侯於宏鉅也父老曰吾儕小人慮不
及遠惟嚮利為有福願微子一言頌侯功德以垂不
朽不佞唯唯曰是余志也且與諸父老樂睹厥功庚
沐餘麻即不文何敢辭乃為之誌而勒以銘銘曰
海滢之東昔水鄉沮洳漸復變滄桑田野稼穡如茨
梁輸賦龍邑歲為常澄邑鼎建隸我疆籲訴墜隔何
徬徨我侯下車首盡傷力嗽當道惠一方賦歸我邑
易輸將吏無科頭民無殃蒸黎樂只壽而康式歌且
舞頌甘棠東海波臣泳化長勒銘貞珉垂未央

終

海澄縣志卷之二十三

藝文志

記

墓誌銘

墓表

碑文

記下

重興陳公開疏河記

刑部主事 楊守仁 郡人

澄新邑也六七八都築海鹽田六千四百石先時河
渠未通旱潦胥病民失西成之望兵部主政陳公軫
念民瘼經畫地圖奏請捐俸募工開疏河渠上通虎
渡下達清平引淡灌溉都民賴之國賦以供公私稱
便歲久圯頽未及載濬隆慶辛未冬邑大夫王公蒞
任陳公裔孫文德詣狀請即舊址圖其興復隨令伐

石興工而河渠於是復故功竣屬鄉進士劉文徵言於余余承欽命南來聞斯義舉因嘆士之建功立業為德為民是已而苟為一身一時之謀不為斯民千百世之慮其功不足多也公海濱開先甲第主兵部政未遑他務慨然以都民鹽田失所為慮又捐己俸不費於官不擾於民民享稼穡之利皆公力也報德頌功秉彝之良又烏可已陳公諱炯字仲昭洪武戊辰科進士邑大夫王公諱毅浙江臨海舉人開創之勞與載造之勛同為悠久是為記

海澄重建儒學記畧

柯挺

澄創於隆慶紀元之初禩蓋邑以撫亂設而庠之博士弟子員則分自郡及龍浦二邑既有成材余繇郡明經計偕發軔京畿則諸名碩知有澄矣嗣是而澄之才雋蒸蒸起鐫解額魁南宮讀中秘執法柱下後先賁相望也澄之俗大都椎魯少文而士多愿愿故易於興禮樂而教易行今彬彬以科名起家勉矜飾自樹以不獲罪於名教為多士表詎謂聞其無人矧姚侯以豈弟作之哉侯明敏而仁恕商頌民謠士歌於序會八月五日海嘯水漲丈餘宮牆圯壞侯慨然

捐俸拮据之殿堂門廡黝亞丹漆爛焉改觀而敬一
有亭鄉賢有祠則又擴前所未備乃所薪樵時進髦
士而課督之自程文較藝外特倫常為諄諄則士所
耳目濡染又豈後凡民而興不佞且樂觀其盛矣

姚侯置學田記略

柯挺

侯元澄幾三年百利俱興嘗與博士先生語謂澄故
斥鹵土籍於庠居貧強半不佞蘭承乏茲邑惠澤之
施弗暨多士心甚惡焉第一置田租具諸籍間以佐
學宮公需及鄉歲貢贈行費有差答士之困次第賑
之俾俯仰婚喪稍用自給博士先生前曰唯唯是田
凡二區邑東行八里鄭埭地一十七畝有半行六里
曾橋地一十五畝凡三十二畝有奇計歲粒溢百碩
直可二百一十八金又皆侯捐俸贖之所貽也田有
額徵糧則以邑南郊外新渡往龍井地官津歲入稅

金二兩之半及邑東北城下官河稅一兩之半並捐之以充若糧費侯作人興行良法美意是不可無傳敬書之石以告來者

新開九都水利碑

高克正

姚侯治澄之三載靡枯不濡靡墜不舉間以其暇延見宇下父老澤宮弟子員廣諏利病有則以告父老數人趨進曰吾儕編氓隸籍九都田疇馴嗟待潤滂池海潮不通憂貽雲漢爰稽地脈則盧沈支河在其上流原隰中隔僅一衣帶疏鑿濬流使渠於有瀦澮於有窪汚邪霑足滿篝滿車是都人百世之利也敢以請弟子員數人趨進曰父老闕觀徒知一隅維澄黌宮建在九都泮水停泓居然隩區瀝郭河流相距數十武形家言宜疏活流蜿蜒而入滙於泮池于以

闡靈毓秀蔚發文明是闔邑人士之利也敢以請侯
曰唯唯阜民造士惟利是興時誦舉贏誰任其費父
老弟子員曰君侯爲境內任勞詎敢辭費不腆田賦
取其圭撮足以供之毋煩公帑贏也侯曰嘻未可以
勤諸子姓胥後命屬歲丙午虵蠃爲菑侯遍零羣望
其色焦然穀價浸翔枵腹者以澤量侯曰嘻救荒無
奇策賑饑爲上昔范文正鳩工剏建發粟授粢其遺
意可師也疏通水利政當其遘遂決策白之當道者
僉曰令舉也亟報可侯躬履其地相土宜程物力令
甫下操畚子來不啻雲集倡者敦者計工者分帳者
樂至事事不浹旬內河告成迺議開口引水灌注隣
境曉曉有所齟齬侯弗爲動也者第戒吾民毋效尤
毋賈禍復躬詣水湄閱張港阮港諸處始得板橋之
上沮洳故趾水通巨浸內接舊河事半功倍遂賈全
力用之負土塞下隸以防鹹瀉甃石爲斗門一區以
時啓閉事旣竣侯臨流而觀之谿谷之潏漩江河之
汎濫潮焉汐焉於柿楊灌木青蘋白芷之鄉時而俎
豆宮牆振鐸鬢序見夫止者坎流者川雲影天光若
與階祀丹堊相爲掩映灑然色喜也已辟席曰是澄
邑之靈也中丞監司郡大夫之所俞允也薦紳先生

之所翼成父老弟子之勞也不佞何有焉抑經始易
令終難疏鑿難壅闕易後之人其毋忘作者之苦而
時脩滌以垂永利其不佞實式承之父老弟子員述
其語以告克正克正曰昔魏西門豹令鄴鑿十二渠
引水灌田當時人尚苦役史起決漳水灌鄴傍民大
怨欲籍起夫皆其境內父老弟子也猶勃磳若是迨
水利旣興鹵田化爲甘壤聖令史公之謠式歌且舞
傳至漢時長吏以十二渠橋絕欲合二渠爲一橋而
故老尚有思西門君之式爲不忍改者嗣後讀梁范
雲治西湖詩曰史氏導漳水西門漑河潮圖始未能

悅克終良可要三復其言爲之嘆息以觀之今豈異
也今長民者堅壁葆名重發葆功親於其身幸得無
事而以爲安侯於今已報政矣是日暮且搏扶搖而
猶孳孳焉求民之瘼興地之利始若跋胡卒以底績
此其難者也是役也回天造振人文裨歲政一舉而
衆美具焉矧爲而未得則若木雞有而不居則若芻
狗爲天下谿爲百谷王侯其深於道也與哉若以任
事之才惠民之蹟爲侯揄揚未足盡侯也侯諱之蘭
直隸桐城人萬曆辛丑進士

圭與建城設兵記

明吏部 蔣孟育 郡人

善治國者譬之自營其家門彼堂室儼然而廻廊曲
 巷密牖重扉以固其內藩猶必長垣四圍因而樹籬
 挿棘焉以保門戶嚴扃鑰而備禦時不乏人然後外
 藩永固此家政也郡邑之間城郭宮室內外相守聯
 亘不絕顧必遙煙深嶼照管不到之處而時為警防
 所為措國於不崩易稱地險山川邱陵而王公設險
 以守其國謂此志也漳在岐海最南其南下與漲海
 相接蓋棹閩而控越盜賊出沒在處有之
 高皇帝時遣江夏侯閔師海外築城備倭於是吾漳

諸要害地崇墉棊布健兒枕戈而待敵絕流橫波不特郡邑之雉堞巋然麗譙也獨圭嶼在海門去澄邑僅衣帶水前守用彤家言亦嘗築城其上後有大力者負之而趨波臣怒號小醜乘之得計澄雖舊有容兵然慮不越窾奧安能賈勇飛渡作水中龍哉夫時平而小醜竊發亦一二賈舶漁艇之是虞萬一海外雲擾大盜見窺而海門一片閨其無人禍乃有不可知者居恒恃浯銅遊兵爲譏察然浯銅泉屬也漳自有其門戶而使隣封代居守不大左計耶歲在丁丑隣部聞警分守叅知洪公衣襴屢戒苦心借箸於是

有唱圭嶼之是圖者謂宜建復舊城以一旅守之有金湯之安而無山頽海立之慮於策良便公下其事於郡邑署郡司李蕭公邑大夫傅公故嘗留心圭嶼者先是士大夫於嶼建浮屠立精舍所需不貲兩公捐餼甚奢以供締構功未竣而城守之議適與期會遂力起贊決之而合以成其壯圖於是乃量事期計徒庸分財用具餼糧訪基址鳩工於丁巳四月而告成于戊午二月城廣二百餘丈高丈有五尺計費二千有奇置兵二百三十人材官二人統之設營其內水瀾波心旗鼓隱隱起矣役旣就縉紳父老請余爲

文爰誌厥功余因有感於地脈之廢興人事之脩墜
每逝湊而迸發也方夫女牆就傾佳氣銷歇斷煙殘
照與迴沫奔濤數相激射其上則短草蒙籠而已賊
奴臨焉而豕突稅鐺據焉而狼顧於時景象尚可言
哉今甫轉盼而塔影凌霄鐘磬與潮來答響又復戎
行犀利依堞護關劍拭飲飛而塔可署爲放弓伏眺
之而樂者亦憑之而安此天所以開吾土而在事者
承之以成一代之勝場也昔陸法和建佛刹水中以
爲賊標今全盛之規模倍當勝之且以佐江夏侯草
昧經營之所不及而播皇靈於遐暢績顧不遠哉洪
公諱世俊徽之歛人乙未進士蕭公諱基吉安之泰
和人傅公諱樾撫州之臨川人俱癸丑進士洪公之
政在撫柔此民而去其害焉蕭雋整而栗傅清謹而
溫此其大凡云

邑侯劉公砌築學城記略

周起元

邑侯劉公蒞澄久之念澄故三堡邑居其一港口與學宮如右拒與前矛港口堡雜踏儔人四圍尚無恙也葺而飾之足矣九都堡爲聖人之居易土以石與邑治等則犄角之勢成緩急可以互援於是以孝廉廷薦李君與余弟起龍督其役城崇一丈七尺餘週三百三十餘丈工肇於天啓癸亥之秋竣於甲子春之暮費二千三百餘緡均士民所樂助明府劉公實先捐俸百緡以爲之倡云余嘗閱唐史馬燧刺隴州聚石種樹於西山上之通道設二門爲譙櫓虜不能

暴張守珪刺瓜州完故城版築方止虜奄至置酒城上會諸將作樂虜爲引去二事千古美談然未有寓折衝於樽俎壯干城於帶礪如今日之我侯者也其以砥柱中朝鎖鑰北門詎有量哉明府諱斯堞字文脩別號大容南昌人丙辰進士

邑令劉公惠民泥泊碑

明參政

謝宗澤

邑人

三都地逶迤獨盧漸美倚山縈一帶水潮汐泥沙交而爲泊煙蜺螺蠣諸鮮繁物其中居民朝夕採焉足以自給號爲海田泊之界東抵鍾林港西至嶼兜南與長江毗限北則漸之民有也薪穀往來魚艘闐駢時取漸之錯販易交貿上輸課米一石二斗下贍鄉民數百家歷掌多年共恬無患邇有隣鄉巨姓者族家人黠瘠衆自肥集強砌堰肆掠諸鮮鄉民苦之相率走控郡使君杜公下邑父母劉公鞠之公細詢輿論具得其狀遂以法法其尤者榜而立之界俾黠者

知懼於是漸得長有其泊如故夫戲穗刑童威行太
后團絲剖姥惠止一人猶且馳嫖吏聲揚徽治譜乃
君吾漸地鹵民朽痾瘦爬拾卒歲手龜足齒不得休
此其營生至蹙博利至纖猶且捲奉老饕管命無寄
公一旦電灼而川導之神君之德與水靈長將有紫
旣如渠洪珧專車當合浦之珠還爲鄴漳之膏衍者
豈旋踵而瞻樂利哉一尺之錦足以見長旦暮拜綸
璣闔推階節鉞有問諫進海蚶淡菜何人者則我公
其選矣公諱斯球號太容丙辰進士江西豫章人

梁明府增築關城碑記

謝宗澤

澄治踞海陬得通道諸夷貿其珍異藉舟楫之利以
腴麗甲於閩中波恬日久桑土謀疎延及天啓之丁
卯鯨鯢怒波則邑實首罹其害邇來腴麗遂倏轉而
凋瘵迨都昌余公爲政始於大泥江上築城置銃以
待不虞已而警至復於沿江壘土爲矮垣如雉亦置
銃備禦寇雖連船猝至竟不爲災斯固壘之明效也
寇退仍於港口築關曰中權關自關沿江而下復撤
壘土矮垣而石砌之庚午役未竣屬余公輯瑞入都
明年拜侍御史番禺梁公以長溪令有聲移治茲邑

下車相視諸形勝卽首命續矮垣而增築之沿江而下直達於大泥之銃城計長二百七十丈有奇崇六尺有餘余閱而壯之因念興除有數規制在人非其時弗興非其人弗舉莫爲之先無以闢非常之原莫爲之承無以恢未竟之緒天祚吾澄後先得賢師帥而六十年未備之規一方民永賴之業不三載遂底厥成海氛頻仍無敢窺澄治數武且偏師往禦敗之江上自今以始戰則勝而守則堅於以破鯨鯢之膽而杜兵燹之釁貝闕鮫宮從茲磐石矣公爲政未及半朞百廢具舉諸如祀先哲以厲學宮練輿謀以佐

戎伍纂邑乘以備徵文義阡之設義倉之儲圭真置兵迭戍之類皆事事主創獨茲一舉役出於因然而因之功更倍於創何也隙穴潰隄突煙焚室非箕裘克紹併弓冶之功廢矣易曰舟楫之利以濟不通澄治以之又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明府以之役旣竣邑人美雉堞之固蕃宣之勤徵言於余以志永久余惟庇在宇下財不足資營繕力無能負畚鍤惟吮毫濡墨紀事之成茲非天幸哉遂不辭而爲之撰次以授子衿耆老而登諸石梁公諱兆陽字若木廣東番禺人登崇禎戊辰進士

梁明府修 文廟碑記

副使蔡國禎 邑人

今天下學宮崇祀

先聖國初尚沿前代爵號稱 文宣王像服袞冕至
肅皇帝始易王稱師易像而主蓋像虞褻也主則洋
洋如在焉稱王猶以爵貴也師則至貴屏爵而天子
弗臣矣我皇朝規制夙絕千古亦夫子之道久而彌
尊者也漳開郡自唐惟澄在漳屬建邑最後興學立
廟始於隆慶初年抵今垂六十餘載名流鉅公聯翩
蔚起冠省試魁南宮奪燾而舞者數矣而金馬玉堂
之署惠文柱下之班尤賁相望蓋瞻 聖廟而後文

教彬彬非偶然也乃廟久寢敝風雨幾乎飄搖廊廡
還成傾折是不能無費當事者之營綜侯下車禮謁
其下低徊久之慨然曰吾何敢以海氛鞅掌而坐視
宮牆之廢興乃揖廣文二林先生併詢諸紳耆共商
締構遂捐月俸經始鳩工鄉大夫士各以願力輸貲
佐而成之自殿堂兩廡以迄櫺星門攻木塲埴設色
諸工次第就舉煥然一新至如啓聖名宦鄉賢諸祠
向所謂塵封其位星越其次者並命輯理名宦祠舊
在廟廡之後湫隘幽僻乃擇泮右爽塏處而加擴焉
啓聖鄉賢二祠址仍其舊惟敝棟頽垣悉鼎而翬飛
鳥革之觀矣役始崇禎五年壬申臘月至六年癸酉
首夏而役報竣諸子衿共踵余門徵言以紀盛事余
嘗讀詩之泮水曰無小無大從公於邁見昔人嗜學
之情焉漢稱環橋觀聽匪虛言也又曰旣作泮宮淮
夷攸服則又嘆昔人文德之地頌及武功當興學造
士之時寓招携服遠之意卽夫子對衛君稱軍旅曰
未學然又嘗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則夫子之教亦
文事武備兼焉者也今侯甫議鼎廟而海捷立奏獻
馘獻功亦旣告成在泮矣夫廟貌污隆教學之隆替
關焉彼鼎革之始飛鴉猶懷好音矧茲頽圯頓易氣

象維新豈維干戚樂於觀成籩豆欣其靜嘉計小大
從邁之餘觀感式教將濟濟蒸皇允文允武爲世寶
瑞其爲元龜象齒大賂南金當必有侈於淮夷之獻
者若夫省試南宮玉堂柱下猶但功名之路而古人
興學所爲儲材廣德者則不止於是已自非我侯戾
止誰觀厥成又烏可不慶幸知所自乎哉乃書此以
授子衿而登諸石侯諱兆陽字若木廣東番禺人登
崇禎戊辰進士

心一葉公戴德碑

孝廉 呂公望 同安人

大凡人之處治世易而處亂世則難難於立德尤難
於立德而卽以爲功也心一葉公生大觀鄉幼力學
長爲安平巨商首慕魯仲連排難解紛其然諾交遊
季心劇孟不過也以故州里賢豪爭推重之邇年兵
革數作鄉里無擾則以公交游之力也食公之德因
以頌公之功垂不朽焉公諱逢春心一其別號也年
登九十老而益壯有子能賢且未艾蓋天所特鍾者

鄉之穀玉人之羽儀云

庠士林貞拔江南英李宸李冠蔡翰蔡天藻蘇滋鄉者林

望華陳才林儀葉時等立

海澄縣志卷十三
碑在三都大觀山麓鰲峯廟中公年九十時都人
追舊德醵千金爲壽公力却之曰一念濟人波及
桑梓是本心也又因以爲利乎都人士於是伐石
戴德平居訓子孫讀書循分且曰吾生平不事家
人產僅留此一片石遺爾子孫耳乾隆十三年注
令君家琢式里門題其額曰碩德鄉蓋因是碑以
名亦古者光德表里之遺意也

鎮遠岸記

左庶子 李世奇 邑人

海澄環水爲邑東距海沿海而岸以外捍潮而內衛
民產潮歲嚙岸亦歲培民苦之邇迺海氛揚由中左
所入犯野四坦無固江干遂爲樓船戰守地則不獨
患潮矣先是令澄者豫章劉公築二銃壘臨埠以禦
寇嗣而都昌余公築方城於兵營之前四設砲孔以
防寇之登岸而四蹂也次第築腰垣一帶如虹羊城
梁公則設樓於方城之右署曰鎮遠中丞鄒公實視
師於此成靖海功武林金公復築偃月腰城於方城
之左以聯其隙備矣顧獨方城前稍夷其岸以便火

器遂使潮得乘秋爲患稍溢則鹽鹵四屆城址亦浸以縮夫民曰官岸也而官舉其大耳曰民田是故諉適長泰李侯來視篆父老以聞侯毅然曰安有以金湯形勢且關民食萬頃我以篆署故而不爲數公底厥績哉立出贖鍰命工計丈砌築度崇以厚土石並興凡五十餘丈沿樓基之埠激潮以圯以圯者俱巍然修峙甫閱月告成是役也計貲僅六十金工迅用廉而績成且鉅董其勞者守備張宇也侯名大則江西金谿人由天啓甲子鄉舉任長泰攝澄篆數月間直指督學並臨侯來往治兩邑事長泰又驟有寇警蔓震海澄侯密緝已獲渠魁散黨醜迨當道者調兵至預設法儲特以待兵民不襟搜山蕩平兩邑晏然功由遣將命師上而指顧成數公偉績於澄又若此是皆可誌也

太史李公居鄉頌德碑記

吏部郎中盧化鰲

太史豫石李公德於鄉甚盛父老飫於心將謀所以誌不朽者自天啓壬戌以後紅夷與海寇顏思齊交訌邑侯豫章劉公余公羊城梁公及今武林金公後先為民繕堞堞練卒伍迨今上御極之八年鱗浪稍平不復驚乃其備萬全無害也亦如當始籌固圉時公從孝廉身奮其間功著當日澤庇將來乎先是邑居驟警訛言倉皇邑之北港口堡故土築且圮人人自危咸謀新而壯之所最難則遠方旅居者眾土著之巨室交相諉也逼則挈貲與孥他適以避之耳公

怒然謂吾儕生長斯土無論不忍此旅居者何抑亦非所以爲子孫計也乃畫便宜狀條之邑令劉公舉以屬公公毅然受焉鳩工發土而易以石築東西二關臨溪與學城毗作犄角勢費從民貲樂助躬董五十日而工成未幾寇至公勒堡兵列隊而自翼之仍披堅執銳與同卧起衆心咸奮邑堡俱賴以安迨寇之復入也公會試北上矣把總蔡公以藩無援戰死邑堡二城猶以捍蔽堅完故幸無事迄今民嘯且歌室家相慶視昔之屋晨星人中澤者駸市塵衣冠矣父老何能不耿耿也崇禎辛未成進士念老母乞

辭養甘隨湯藥之餘無非爲桑梓綢繆計其大者減價平糶凶年不饑矣互給踐更夜戶不閉矣行牙舟渡之利不紛紛如世俗爭凡以惠小民耳卽今賢侯政肅民安孰非公所相助爲理者以終固圉之緒始拮据而今樂成也公秀才時便以天下大計爲己任使顯用於時韓范名勳何能易量乃以事母故僅施於鄉然可以傳矣公諱世奇字亮先豫石其別號也先爲漳浦之二十三都人先封君諱任祿寓於澄好禮樂施土堡之前築也以義耆董其役不幸早世公甫十齡太孺人石氏有嚴教俾成立今大其門且

有後矣成先志繩往績則公之所以不朽者固有自
哉并書之

提督許公重修陂閘碑記

太僕 憲 朝 彝 郡人

粵稽八政一曰食蓋民生所利唯在土田也望雨於
天不能時若則水利興焉澄之爲邑濱海苦鹽鹵難
施鉏耒不無需於陂與閘陂以禦鹹閘以蓄淡也然
孰創之而孰繼之者內地有陂南廂有閘則肇自郡
守昭余閔公斥金經始功力繁巨後先相繼成厥績
者則鄉憲副台任程公廉使若槐曾公也崇禎之末
重修之者則太史豫石李公是皆能憂民食利桑梓
者迄於今又四十年矣事以時遷復有圯塌督戎許
公聞之曰我豈以荷國事而遂忘鄉土哉是必底厥

績然公之爲此亦極難矣在官而有所興造奉三尺以從事易耳鄉里私建費與役何從得乎於己則嗇於人則謗況人之常情所及見者營之遠則置耳誰其引鄉鄰爲同室而纓冠以往乃今者屹然告成矣問其費則公自辦民無擾也問其役則民樂趨公不强也又方馳驟於雨雪間關之際貽書其家子弟以趣督之不以公爾忘私廢也繼乎其創俾以永久民之利哉抑亦前諸公之所賴以不朽也公諱貞字蓋臣邑之六八都人始鎮建昌以偏師破賊十萬立功於麻姑二聖之山迨進提督克定城邑綏流亡諸大勳猷國史書之故不復贅述也金三千年有奇計役凡六十日日各十人始庚興辛酉孟冬迄壬戌春季而竣制高於舊且四尺父老能言之矣因書於石無忘公德且告乎後之人必鄉土爲念其監於斯而是法是式

重修西門橋碑記

孝廉 李基益 邑人

邑之西傅城而橋以利行者蓋陸易通水難涉也橋
 原用石順治丁亥亂故毀權以木四十年餘矣公憫
 之仍用石蓋木易壞石可永也官帑有限民財易絀
 公捐已俸而功告竣蓋成則民利役不民擾也公所
 營建學宮嶽廟皆其大者橋尤民所往來朝夕故頌
 聲先作且曰天下之事人為之耳然公私誠偽異焉
 私而非公上好名也偽而非誠下善媚也茲橋之修
 公而非私碑以紀之誠而非偽載筆者亦庶無媿云
 公諱鼎字梅巖江南合肥人康熙壬子選拔由望江

司鐸擢今官蓋濟不乘輿德逾子產非求施者功邁君謨云

鹿石山道者記

太學林惇邑人

山而嶮嶮崑嶮直上廣出山之才也仙而月支風閬迷閣飛甍亦僊之性矣出城東門南走五里涉流陂望山蒼蒼石鹿鹿為鹿石山遠胥蜿蜒近胥馬翔高不並江郎之腰大不及鶩鹿之趾勢欲上故坻之形欲衰疆疇溝洫之如東飛菟而繫千里昂昂超騰仰天悲鳴而無聲是山之不得志於天孫蓮華峩帽鴈宕之所為也山至矣始陟而踉而躄而手支髀再而骭在腹脰在口而蜥蜴走而猿猱升而螳行蟻行焉山盡為十五松枝枝南腕側手掀髯翁翁曝背謾謾

相告語也石七八鱗鱗峯肩狀穿山之甲又巨而蹲若仰若焉亦偃蹇釣臺仇池諸翁矣東望海泱泱望城烟齒齒望支河環環望三江漭漭禾田之黃黃魚田之方方風檣之陣陣皆望之峰西行如馬髻纍石者平仄稜稜風雨中曰道者蓋形況意喻而祝之其姓氏紀系石耳年九日爲道者壽士之不得志於操觚耕之不得志於負耜夢之不得志於熊蛇貿之不得志於陶頓是日皆禱禱或應或不應復禱雜以題糕皮相擊標相逐蝮磨羶集遠望若愚公之將移也其禱道者好黃花絲竹獻觥交注石飲而淋淋竟醉矣禱畢咸酺樹陰盤頂藉茁粘厓山不得青風不得草呼盧互動勤日光旣而嘯者咏者瞠瞠放斝者飲狂望大叫海雲盪胸者峰搖谷響酒泛松根山腹石頭仙醉矣客醉矣山醉石醉松醉矣人或下如檀鄧師之入王石之頽也夫士之不得志於操觚耕之不得志於負耜夢之不得志於熊蛇貿之不得志於陶頓山之不得志於天孫蓮華峩嶠鴈宕仙之不得志於月支風闐迷閣飛甍旣醉矣遑恤其他

邑侯寧州陳公惠民海泊碑

進士葉廷推邑人

周官澤虞掌國澤之政令既厲之禁又頒其餘於萬民禁之者使玉府有所入頒之者使貧民有所資也後世川澤不盡在官巨室豪族往往有之其弊至於專踞侵牟不流涓滴良可慨已我

朝令甲時申兼并之禁鮮有梗者然未極貪沓衆亦弗較也澄有圭嶼在海中央潮汐一退其錯如繡貧民視爲海田由來已久鄉先正忠愍周公方里居時以嶼爲通漳形勝釀金塔其上郡之士大夫踵建文昌閣天后宮及八卦城碑文籍籍載在舊志厥後屬

一家業未詳緣起然所利僅薙草墾荒耳非盡籠而有之也邇來土豪耽其區約券私受於是瘠衆自肥間有號饑往拾螺螄諸海物足爾手龜笮簪未滿橫抽肆出稍與爲抗卽以枵腹飽其毒拳孱孱者流惟有束手裹足塵甑晨枯而已蒞利生孽可勝言哉茲幸我侯陳公俯察民瘼無微不照又適汎弁陳廷顯目擊其事偕一二者老列歛額聞庭鞫之下水清鏡明立得情罪旣置法鈎其私券斷業舊管永杜侵暴自此豪醜一鋤海田復故凡夫毛黑皙瘠之倫疴瘦爬櫛十百爲羣千家舉火神君之澤與海波靈長矣昔尹翁歸治東海收取豪民案致其罪以一警百薛大鼎治滄州通舟楫於海壩民復魚鹽之利今我侯威惠兼行弊除而利復豈特媿美循良申令甲之條教亦以原本經術合乎周官政令頒其餘於萬民之遺意也夫侯諱鏌號對溪戊辰名進士江西寧州人莅澄以來政教安詳文風丕振一科獲雋七人其他茂績惠政不絕書茲特舉一事以見其概云

圭嶼建塔募緣疏

周起元

原夫鼇極柱地媧石補天理甚超忽維以川融山結
不無虧全天巧未闢人力廼施其手扶身造亦有諸
焉吾漳玉鈐開郡岐海劃區元和以來人文肇興紫
陽而後治教翔洽亦旣風華迺上流峙炳靈矣東臨
滄海山川襟帶之勢到彼而盡惟圭嶼一峰屹當巽
維外盱波濤則潏蕩無垠內瞻郡邑則相錯如繡隆
慶二守羅公拱宸相是地形大關風氣築城八面以
象八卦雖陵谷變遷而神理不滅計所闕略者增高
及遠插漢參雲蓋有待也今十城陶明府博採芻蕘

以與當建塔聳秀地靈請於景源袁使君主持宏議
特允所請刻期經厝以去歲某月諏吉鳩僝因高就
勝鬘鬘乎有凌霄之勢矣聞且條諸當道大闡福業
襄厥盛燬而吾漳善信勸施未厘奔轍亦何以佐下
風焉竺氏微理難可殫述聞之婆娑置塔本自耶舍
尊者隨佛放光卽成窳堵故塔卽福地建卽福緣今
以釣遊之所經蠡管之所及是與靈勝稱是法輪海
水上潮江水逆流蜿蜒游龍勢能飛動如其佛力人
力相需罔後爲世良緣亦有四焉一者江開兩岸塔
建中流當使潮音虛塔水月澄鮮青蓮出波慧日四

照色相浮漚壘空毛孔作法界身緣二者龍天聳象
巍峩拱揖勢如脫穎茅茹帝家山圭露冕朝宗辰極
於以砥柱狂瀾撐持地軸作宰官身緣三者法輪無
改滄桑可成五風十雨廣鹵如雲而且江妃順軌天
吳不波寶筏元津普濟無量作長者身緣四者琳幢
旋規照離雲日遂使犀燃鱷徙鉢穩蛟沈媚川蘊岫
映爽眉目作無等等身生大歡喜緣如是傾渴如是
瞻承故當廣叩有緣冀開善信莫靳檀施也又今所
董役驅石海東下榘雲表計其壘空萬斧之費哀鋸
當溢四千玲瓏九級之尊爲標將逾百尺攻緞繁鉅

非銖石可成凡我能仁廣邀同好結無量緣開無住
捨庶積羽凌風集流浮艦在今日也且漳之樂善亦
豈一時其補助山川亦匪一事嘉熙而虎渡梁皇慶
開元煥均創未嘗有而莊侯之臨淵累址應者若
雲意公之丑口重基施者如雨龍川芝嶺福果不磨
今以當道名公鼎力而經始於上郡邑輿情協力而
子趨於下覆簣蚤期合尖有日昔童子掇沙得阿育
果況不朽在山川垂蔭在奕禩者哉其爲功德不可
思議願言隨喜普我聲聞

祭周中丞文

家宰 劉宗周 山陰人

嗚呼同榜兄弟異姓骨肉廿載交情三年別夢弟將
何以哭吾兄憶辛丑之役與兄同出姚江之門聚首
無幾未深相識也後家居久兄以外吏入爲御史辱
以聲氣相聞結爲同心此兩人論交之始尋薦弟起
官見於京師懽甚日爲造膝談論時務如畫而兄以
御史指斥朝貴大憝者數人罷去其黨因媒孽正人
日急兄與同志諸君子並受齟齬得例轉以去弟亦
病去不復起而兄浮沈藩臬間久之率越歲相聞憐
弟貧必分俸以贍將十年天啓改元召兄爲太僕出

撫江南而弟亦起官儀曹弟嘗上書指斥逆璫亂政
漸見曳轄兄自通州遺書誠弟曰戇言如是虞禍及
也盍去諸頃之弟去見兄江南會地方有浮取上供
歲額者兄悉裁之共事大璫憾甚借隙郡丞兄抗疏
劾大璫至六得免郡丞則弟實愆愆之兄旣忤共事
璫因忤中璫賢而門戶之禍復起於朝士向所論去
大憝皆用事遂逮兄詔獄拷死當是時秉憲中臺請
除君側之惡不勝而死者楊公也秉憲外臺請除生
民之賊不勝而死者周公也兩公地不同而事同同
事同心亦同道忠肝亮節分席競爽炳人寰燭千古

亦復何憾獨憾弟不才用兄言而不死還用弟言而
以兄死言一也而生死之位異人心得無變乎則又
何用此生平出處語默無閒爲此弟之所以抱痛於
今而不能已也嗚呼慟哉燕山寒兮白日閩嶠幾兮
雲連累臣來兮何罪魂歸訴兮中涓慟懷人於萬里
感余夢兮霜天儼王陽之在位視鮑子之分館將握
手而從之托共命以周旋余旣坐君門戶君坐黨兮
臣璉苟李杜之齊名雖駢死以何言孰是死而不瞑
控上帝以誅賢日月晦兮重朗雷霆擊兮雨露鮮幸
吾皇之建極錄死節兮堪憐恩綸兮游申生氣兮凜

海澄縣志 卷七十三
然作保障於江南在文襄忠介之間

祭吳守備文

邑令 梁兆陽 順德人

嗟乎功成骨枯古戰場不知埋沒幾許獨忠魂義魄
耿耿於青燐隱現之間將軍已矣而將軍之魂魄猶
生也憶將軍破韋賊擒鳳老業聲震西陲八閩試將
材南中丞器之其後所在多戰功不佞承乏辰邑輾
然曰獲長城矣何憂忽鯨鯢鼓浪濁我南波漏初鼓
命將軍帥偏師行將軍冒黑夜力戰至辰斬級生擒
者纍纍隻棹不返此六月十六日寇龍之福河唇齒
也將軍夜秣馬不及命而行意固滅此朝食者將至
馬三策三不前遂步往賊已起伏中環之矣將軍提

短兵逆擊左衝右橫適霖雨傾盆以泥濘敗嗟乎豈
 戰之罪哉不佞嚮以幕府功聞諸當道當道旌之曰
 能蔡戟之命旦夕下不意一挫至此嗟乎將軍與張
 均監功吾澄而一畢命於浦一畢命於龍當必化爲
 螢火飛燐與蔡與張相爲掩映獨惜撤一長城又撤
 一長城如澄何雖然英人傑士死必爲厲鬼殺賊不
 佞尤丐靈將軍以斬不朽所謂張張天威也所謂蔡蔡以藩也同見兵防志武

臣列傳

中憲大夫巡撫應天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贈兵

部右侍郎綿貞周先生墓誌銘

閣部黃道周 郡人

蘭香自燒膏明自焚豈其然乎自有三案以來朝右
 諸賢唇焦舌敝周綿貞先生適出都敷歷外藩未嘗
 執杓柄與哆侈角而三案負紬者必欲殺之以爲是
 謹論之主且當二魏時公從通州入爲太僕未數月
 仗鉞開府南中嘗草疏有所發抒曰非吾職亦焚去
 而附二魏者又必欲殺之以爲是必不與我者嗚呼
 使公行仁義而多冰稜蹈忠信而有巖角危遜不擇

爲玉碌碌世或比之萇宏陽處父則亦已矣而公固醇然大儒長者嗚呼公之行今已著於天下矣聖天子之旌別寵異亦行且備矣而後之人恐猶未知公之所以死與世之所以死公者公之初爲御史也東林議初起公疏言東林之學起於楊時今欲借道學以攻楊時借楊時以攻顧憲成羅汝芳皆非是於是詆道學者愈沸公自是亦不復言東林也旣罷巡漕出參粵西以敦頤所治南安九淵所治荆門者治粵西了不知其爲御史時浮沈八九年乃備兵通州召入爲太僕時諸名賢皆在京師各治職不數往來鄒總憲南臯創首善書院每月一再會以道佐官兵科朱童蒙特疏糾之於是攻道學者又起明年公爲中丞治蘇州而童蒙先出爲屬吏疑公爲已來也又有所斃漕卒公將劾之遂潛入都與諸失職者相要和而黨禍乃發矣嗚呼戎馬鳥獸之將至也必先有讒說殄行與聖賢交捽於內而後異類乘之蓋自先世如此矣徐兆魁姚宗文劉國縉之徒先詆東林而後外醜至外醜至而後徐姚無所居其功朱童蒙李魯生李蕃之徒先詆首善而後魏崔至魏崔至而後朱李無所呈其能士君子不幸生值其間不能稿首與

申屠同行又不能掩口勒金人之銘則其見及宜耳
公就逮至涿州家人歸貽予書曰人生如干將莫邪
必有一缺僕於諸賢中最爲駑鈍矣而禍敗若此公
其慎之予念此未嘗不揮涕也然不敢以此輟學問
之事嗚呼道之將行也以長孺之戇居易之率不見
誅於其主道之將廢也以蕭望之之信王嘉之慎不
能保其身而榮暉者以咫尺禍蹶動相哭也方公之
入爲太僕予已爲庶常無僦租借一榻從公廳旁臥
公數約予過首善予數謝不敢也及孫宗伯至數談
三案事予亦微有異同然公不以是謂予不學予見

公之言動居處飲食進退過於今之顯貴人有道者
多矣而卒以讒死死後乃白夫所謂以身殉道以道
殉身者非乎公諱起元字仲先三十領解成進士初
爲浮梁令調南昌考選爲巡漕御史時方德清以中
旨起少宰公特疏駁之嗣後中旨與三案共聞或謂
公發蹤及公在吳門繩顧崑山崑山與李賀比而傾
公然皆不足以殺公所殺公者道學耳公爲道學以
君實穉圭自任所在處有實政不爲世之無非刺者
而又無餽餽巾袴之習今天子元年與贈蔭祭葬特
祠於鄉櫬歸後數年乃襄葬事爲之銘曰

夫子之淳兮不為茅以傅兮夫子之莊兮不艾人以
 自芳兮夫子之虛兮退與道居兮夫子之寬兮盤以
 桓兮夫子之達兮勤而不伐兮夫子之善兮莫勝說
 兮莫之敢櫻日食月兮衰兮鉞兮蘭春蕙秋允不竭
 兮

詹兼山先生墓表

禮部左侍郎 蔡世遠 郡人

詹先生諱明章字莪士號兼山漳州海澄人康熙五
 十九年四月享年九十有三卒越年卜葬於某山之
 陽漳浦蔡世遠表其墓曰嗚呼先生儒而隱者也先
 生勝國遺民隱居不出力學著書世遠未識先生時
 先君子嘗語世遠曰吾漳有詹兼山先生者在都門
 為我言河洛之學甚粹其人隱君子也世遠心識之
 歲丁亥儀封張公撫閩建鰲峰書院世遠幸隨先君
 子後與講席之末張公廉知先生名問及世遠對曰
 是家君子之所敬畏也先生應聘修書周程張朱之

編多所手定因得朝夕聚處世遠少先生五十三歲先生以通家子畜余諄諄訓誨世遠後官京師適栢鄉魏君守漳因往告之曰詹兼山先生者隱君子也年八十餘篤行著書手不釋卷所著易義及河洛解等書皆已刊行君其加禮爲都人士率先魏君至遂式其廬屬叅訂其先相國所輯四書朱子全義用進乙覽大稱

上意政府安溪李公太倉王公各上摺嘉嘆先生雖不出而學大行名益重魏君爲築景雲樓月出粟肉以優之乙未歲相國安溪公假歸將禮聘之以老病辭然公嘗言于制府滿公曰吾聞有詹兼山先生者隱君子也魏君觀察江南又取先生所著先天圖卦說繕寫以書屬滿公進呈未及行而先生捐館舍矣嗚呼故老湮沒典型不作有心同悲況世遠於先生得附世交之末親承其言論風旨者哉憶前歲戊戌漳遭大風雨壞室廬且半先生景雲樓亦傾世遠自漳浦往見先生僦居斗室中日不再食諸孫多有饑色先生蕭然自得也世遠贈以酒肉先生笑納之且使告龍溪令君曰大風雨壞室廬且半君與郡侯出金賑貧顧安可使詹先生困饑餓哉令君躬自往見

海澄縣志 卷十三
贈以金當事及親知斂金爲興景雲樓嗚呼先生真
隱君子也方其初年或隱於江右或隱於都門或隱
於幕下輕先生者不過以爲無用老儒生耳孰知其
堅節苦學至死不厭不可磨滅嗚呼世學不講長大
傑出者耳濡目染安其故業後生小子又多厭聞宋
儒之書以爲迂而不切於用世遠自友教鰲峰以來
方率七閩人士大聲疾呼而同志無多數人方藉先
生以爲標的孰知其竟不愁遺也嗚呼以先生之養
之學年九十餘勤勤懇懇惜及寸陰況如世遠又可
輕自怠廢哉川表其阡昭隱德也

圭與建塔後更建佛閣及文昌祠天妃宮募緣

疏

明張

燮

郡人
孝廉

水國煙深濤門天盡望冠山之迴沫有與如圭乘破
浪之長風連壺作島靈氣之所支柱夙建霞起之標
名勝于焉廢興宜補石鍊之色有柱下史曰周仲先
簪筆觸邪則邦之司直下車過里乃鄉之津梁旣龍
種以來歸增蜃樓以永結爰白當路立主勝緣泛截
流之橫波中開砥柱時凌霄之倒影忽湧支提境旣
現夫化城事宜環乎香界是用闢旃檀之寶地宏瀉
法流護瓔珞之慈容重輝慧炬蓋清凉之小葉卽控

鎮乎大荒別有文昌之宮運帝車而登進倪天之妹
奠川后以安流是皆震旦之所乞靈坤維之所受祉
數楹竝峙百堵繁興行挾如來以渡江恍揖羣真而
登嶠將使河光似冪連慧日於扶桑霓舞爲裳蔭閭
風於鐵網靈氣倍爽名勝常鮮人文鵲起以續紛卽
是睢渙之績水賈舶鱗次而晏堵何妨潮汐之天池
真水國之芳因濤門之盛業也通都介福慶非止於
一隅大地輝煌功宜資於衆部爲裘關乎積翠合錦
取之累絲敢告十方共襄茲舉捐太倉梯米便佐布
金貽深林一枝自叅豐玉願言隨喜勿謂唐捐倘終
鳥革而翬飛薄映龍堂之鱗屋庶揚葩石劫共成應
節之觀孕璆文魼齊綴鳴磬之響更恢海賦永麗山
經云爾

海澄縣地圖說 代毛令君

李世奇

海澄彈丸孤懸爲郡治門戶原有營兵防陸復設遊
兵防海誠重之也茲山寇肆發震隣逼膚仰奉憲議
詳賊寇往來之路講求布置畫圖貼說以達上覽謹
按縣所轄分都有九原屬增設割龍溪漳浦之餘壤
以成者城峙而三曰縣城市井襍民輻輳曰九都堡
學宮在焉曰港口堡南接縣城北與中權關鏡垣腰
相綴當海口之衝其水東爲巨海由海門入直行而
西抵郡治則縣屬之一二三都懸隔在水之北當海
門初入之水分一支南行則縣屬之六八都在內而

四五都在外此水至南轉西則七八都在內而漳浦界在水之南其海門入直西之水中間又折一支爲月港左入縣治則界九都及七都之裔在水之西今爲縣總圖一爲西南之分圖一爲東南之分圖爲北之分圖一次第開說於後總之澄地防海寇則海門沿海俱爲重地防山寇則西南龍井滄泉木綿之山路西北三都界虎渡橋之水路俱可直通石碼鎮通澄而東南亦通佛潭橋一帶地方其一二三都則懸絕一方當另設禦

縣治爲坊廂八都附城一港則爲月溪溪之東爲縣城溪之西爲九都儒學士堡由縣城南山則會公破越林坑嶺新渡塔石洪礁鼈浦諸處由縣城西出則梁溪經學堡南歷儒山新月果林東厝與鼈浦會進之則七都之龍井舖自縣治至此三十里又進爲漸山漸源溪坂馬口橋距龍井舖二十里與龍溪漳浦南靖分界從龍井西入轉北而出則有深泉東埭通石碼鎮爲十一都在縣接壤之西界又從果林踰鳳田嶺亦通石碼又從馬口北經龍溪之木綿舖出溪尾洪塘亦通石碼與西北可虞之水路合俱轉還學堡此還路卽縣由學堡西出所通之路也水防石碼

與縣營兵相連其陸有祖山鳳田之要可爲備禦其南漸山馬口橋一路山寇稍緩然遙集亦可虞而地有大姓城寨可立約長之法以資捍禦

縣之東爲六都臨溪而渡則爲四五都東北海門也入海門之水抵漳浦界轉西至南靖界縣東郊十里許平地突起之峩山山分兩翼北旋則龍灣舖距縣十七里渡溪爲五都之浮宮抵官樓舖十五里進燈心徑則屬漳浦爲鎮海衛路沿海歷青浦海門大徑島美三巡司在焉南旋則踰嶽嶺由圳尾而渡爲四都之豐田距縣二十里稍進則有橄欖長坑石門石

佛西峯諸嶺俱紫岫山一環山徑通佛潭橋此方人烟族聚鄉丁壯勇但越嶺阻渡須作遺憲吉訓練知方佛潭橋雖非澄屬然於浦治匝山通海無事則隔浦難馭有事則迫澄易達也

縣北之一二三都巨潮一望可十數里由陸不通沿亘三十里隔海潮而仰邑治大抵水之東從海入者由海滄海頭登埠僅一濠門巡司在耳東爲泉州之中左所北爲同安縣之鼎美獨屬澄而遙隔生齒旣繁地鮮田土惟藝圃商販數年來海禁戒嚴民難聊生宜設鄉督通粟療飢練方守警其從海門入直西

之水一支北折通虎渡橋達漫潭華封諸處山寇可
閃忽出抵石碼掠舟直通海澄今一遊一營兵將俱
赴調未可聽之空虛不一留意也

海澄縣志卷二十三終

海澄縣志卷之廿四

叢談志

遺事

錄異

糾謬

邱索往矣不廢虞初之傳宇宙遐哉亦有齊諧
之紀若夫肅慎楛矢王會之圖旣通西域葡萄
機石之槎云返取多者利銜翼而竝濟見少者
詫瘡背而致疑事靡閒於洪纖收宜綜乎遠近
又或時流偶駐而呈開美未列位置之條冬烘
聚穢而成笑端尚稽斧鉞之討咸須附見以俟
博聞千古旣以多岐一卷不勝異說各有事始
詎易臆裁是用總括淵流顯正訛謬拭是完璧

殿彼碎金匪惟抵掌之資亦既瑩神之助云耳
志叢談

遺事

世傳謝都官築海成田陳太保疏通水利及考謝傳則築海疏泉又竝都官蹟也滄桑遞變計非一日就彼導泉灌溉既屬都官則經營築海必始自太保但以斥鹵難耕不為民利都官繼之變鹵為腴而利始溥故都官之名著而太保之名隱有繇然矣全圖備志
朱公顏宣德中任濠門巡檢竭力奉公有守有為計獲逃軍百十三人事聞上曰巡檢以許奸為職盡心

如此其擢縣丞以勵來者

書

甘公瑛知漳州海門山居民往往涉海為盜遇客船剽掠無遺甚至殺人棄海上瑛以其民不可勝誅乃

奏遷內地籍廢寺田給之使得齒於良民

府志

謝公騫以御史出知漳郡月港海滄居民多貨番且善盜騫編甲置總聯屬人戶約五日齋牌赴府點驗近海違式大船悉令毀之度可五尺六尺烙以官印許朝出暮歸不歸者甲總以告不告連坐之一時盜

息

府志

姜公諒為漳守直指張穆按閩報命疏薦姜有盜化

民安語大學士李東陽問曰化易言哉穆曰海濱有某某者家為盜姜撫諭之遂感化穆有所試之也後請終養郡人屢詣闕一曰姜公竟不果赴書

陳公洪謨守漳時漳人居海濱者見大鳥飛過遺一尾水濱長七八尺五彩炫煥以為鳳尾來獻公命貯庫中畧不為異後鎮守中使遣人來索公曰久焚之矣古人崇雅黜浮往往如此秘笈

嘉靖庚子安南有逆臣之變命三省兵討之議就閩募水戰士羽書夜馳當道檄漳別駕周公南募海滄兵時公輟安邊還郡已久聞檄投袂去既至館所部

豪傑感公恩信不數日得勝兵千餘人白石野稿

延平別駕張公天衢來莅安邊館時海滄道途未治雨候行者病焉張斥贖鍰若干金購石甃之平崎嶇為康莊者十餘里白石野稿

洪迪珍初止通販嘉靖三十四五年載日本富夷泊南灣得利自是歲率一至致富巨萬尚未有引倭為寇實蹟或中國人被倭擄掠輒以物贖之遣還其人頗德之戊午復來浯嶼諸惡少羣往接濟絡繹不絕官府不能禁設八槳船追捕竟無一獲又妄獲商船解官於是迪珍始輕官府官府又拘繫其家屬迪

珍始無反顧之期與倭表裏爲亂及事窮勢敗方就招撫官因其就招而擒之反張其事以爲功因著于篇以示戒使後之留心邊防者有以得夫前車之監云

漳傍海地多瘠鹵仰給粵潮商粟以爲常嘉靖己未倭寇海滄月港諸邊潮船不至巡海邵公梗患之移文潮郡督趣粟船船乃通凡船至必於水陸縮穀之處里有巨猾連結富室賤價括糴俟船既去乃遽騰其價雜沙土售人潮船復相戒不入境公廉得其尤者置之法商船聞風復來

歸田錄

劉惠喬鎮海人守正不阿爲諸生時忤衛帥欲詳褫之與妻逃甫及鴻門而妻斃埋之遂竄潮陽雜于版築有鄉紳偵其賢延爲師欲贅之而喬不知也偶潑墨汚其女裳紳懷疑禮稍疎喬辭去紳陰爲之援例入廣闈中式遂妻之歸脩初妻坐辛未成進士歷官戶部員外郎陞四川叅政

天啓二年紅毛寇澄守備高冠謂劉令斯埭曰賊橫行海上以其曠耳若入內地正好用奇制之及賊艘泊岸冠先遁所部兵與逃民爭道擠老幼顛仆婦女詬曰若禦賊者亦逃賊乎卒答曰我輩遇賊必死若

等猶可冀生盍讓我先冠至城下急叩門求入令曰
用奇者固若是乎人傳為笑語

余令應桂性廉明無停牘嘗有訟者判訖即署云甲
與乙爭而鬪乙獨刃杖之其明敏多類此蒞任三載
不挈家無僕婢供朝夕日所餐者多用番薯曰適口
耳且可代置或啖不棄皮其廉介又不可及矣

林雨潤字浴蒼鎮海人萬歷甲辰進士令雄縣民祠
祀之後何尚書楷過雄見其廟貌整肅感作舊令尹
之政文自記云先生吾鄉先達考授南兵垣而歿其
惠政雄之父老尚能為子孫之化此以誌慨

羣盜既平月港諸頑民猶瞑目語難當道以司李

公士元往撫公單車詣壘諸酋叩首泣曰我等生長
海濱不識法度幸公生我公開誠示以不疑為立保

甲清田產擇俊子弟較之而後去

歸田錄

九都武舉林芳繼己未倭至奉王軍門牌委募兵
得五十餘名復往石美地方再募值彼地戒嚴疑其
為盜當縛數人欲解官芳繼以軍門印信牌示之士
惡奮言曰今地方擾亂官府無法若縱之歸必反為
禍遂將芳繼及餘衆俱縛殺之五十餘人同為羣粉
後各家訴其事于官官曰當此亂離又干人衆欲歸

惡於誰寢其事不行謝憲副詩云豺虎縱橫勢莫支
區區名募欲何為眼前猶敢殺吾衆海外安能制島
夷又云賊殺吾兵常慣見民殺吾兵豈可容五十餘
人竟如此哀哉民命不如蟲歸田錄
月港初就招撫百姓猶未帖帖出入持刀時出反語
官莫敢至其地溪丞金公璧聞命即往以一二鈴下
自隨羣惡來迎輒與抗坐至以金二哥呼之舞刀其
前目不少眴晝則編保甲清船號夜則在彼駐宿惡
時瞞其酣睡嘖嘖歎賞常自買米菜餽送一毫不受
後署南靖甫半月饒賊陷城被執不屈賊義而釋之

當道初擬謫戍後憐其居官清苦且無罪以年老贖

去

歸田錄詩云虎穴蛇宮孰敢過持刀嫚侮有誰何
三五盃軒息如雷吼可怕長髯金二哥又云清如冰
鑑無些滓勇似軍鋒不可當此日
思賢難再得空餘涕淚滿衣裳

汪一清鎮海衛諸生嘉靖辛酉廣寇張璉破衛汪為
所獲已而賊擄一婦人至汪視之則同學友人妻也
因給賊此吾妹氏請無污之以待贖不則吾與妹俱
碎首於此而何利焉賊因置汪與婦閉一室昏夕相
對匝月始贖歸汪固賢而婦亦貞矣閩然錄

周公賢宣以延平守擢巡海觀察使促裝就道行至
溫陵會倭寇大舉漳泉道梗公乘舟繇海趣漳中途

颶風大作舟幾危公神色不動須臾風止兼晝夜以
濟至月港人尚未知觀察公來公為憩一宿開誠撫
諭民咸帖服

歸田錄

曾一本之變中丞涂公澤民以戊辰秋弭節漳南發
水陸兵擊之明年己巳五月公復至諸將各以舟師
來會公禮神誓師樓櫓相望帆幃蔽天金鉦齊鳴砲
火俱發既與賊遇連戰皆捷生獲一本以獻

歸田錄

周令君祚莅澄六載往來郡城輒自買舟儲餉從一
蒼頭覓薪於市汲飲於泉邸舍蕭條有如逆旅

蔡中丞集

高太史克正甫九歲試有司高等學使者甚奇其文

因謂曰花事太早將來或虞委艷我為若遲之命給
酒食賜裹蹄遣歸比年十二遂為第一人

筆記

林禎字儀卿舉孝廉而負遠韻談謔都雅嘗渡海覆
舟抱舵以濟壯年病困預知死期大集所親設宴牀
前徵歌奏樂為劇歡頽然而逝生平慕張思光為人
竟亦庶幾近之

筆記

澄邑初建登第者多而金紫絕少柯學御移居建安
竟復中躋邇年以來風氣日盛每起家至大官黃金
橫帶在處相望或謂圭與建塔之効

筆記

陳範字伯疇甫弱冠輒謝去應制業而盛為聲歌故

自稱詩民工於臨池草隸殊勝其詩多致語險語而
好用難韻韓太守擢龍大令國祿甚重之蔣少宰孟
育鄭觀察懷魁尤倍為衿契云晚好遠遊而入世殊
拙與人語多誤然誤處偏解人頤年四十餘卒筆記
陳必雋字士顓高才力學其為文間以隱語嘲人邑
人別駕某者其繼室卒有所知欲為文祭之而屬陳
起草其內一聯云明妃之冢青青文姬之笳拍拍蓋
別駕鼻音齷陳戲比為夷酋而二婦人俱再醮與繼
室合傳者為之絕倒筆記
僧真聳其頂前嵌後墮左右長不及前後之半人盡

呼為扁頭陀云能詩士大夫多與之遊所居壁粘名

流題詠幾滿畫菜尤工妙樑懸小篋器貯錢可滿百

客至設食與共暢洽

筆記

中璫高案衙命莅閩稅額必漳澄之賈舶為巨案躬
自巡歷所過長吏望風披靡澄令龍國祿強項吏也
嚴約所部不得為案驅使案威焰因之稍縮自後每
歲一至既建委官署於港口又更設於圭嶼既開稅
府於邑中又更建於三都要以嚴出入廣摻捕稍不
如意并船貨沒之得一異寶輒攜去曰吾以上供三
十年賈船還港案下令一人不許上岸必完餉畢始

聽抵家有私歸者逮治之諸商嗷嗷因鼓譟爲變聲
言欲殺案縛其叅隨至海中沈之案爲宵遁自是不
敢復至澄

洋考

張司訓盤字鍾坦心最嗜書所至購書自娛自博羅
還里以萬卷當肴核久之賊入澄爲所虜家人傾橐
贖之以歸歎曰破產不足惜亂離之際篇帙遂亡今
欲更置諸墳典那可得人咸服其遠致

筆記

譚世講楚人也爲澄令擢都察院經歷臨行票取貨
物及索直譚曰比來鞅掌且至前路一一償爾諸商
人悉荷擔隨之有索直少者艱于遠行出原票祝所

親代領每至一驛輒羅拜道左譚曰今尚忙可更前
進如是凡數日抵橫路郵舍外僅村店幾家諸商羅
拜如前譚笑曰待我安頓畢汝各攜票來薄暮出坐
堂上令僕從覓木棍伏內室乃喚諸商人入閉驛門
令取票諦視忽變色曰我何曾負汝多金取火悉焚
之商人倉遽疾呼譚命木棍撻之曰汝盜也縛至會
城白兩臺云爾時人衆所獲僅若而輩蓋票至而人
不至者皆以爲遯走者也諸商繫福州獄而檄漳仍
捕多人署郡司李林公廉知其故委曲解之乃免

筆記

周仲先開府吳門會涂光祿南下曰路逢賤眷抵任

寄言所須夏服應從武林製就攜來纔一入署萬不
宜向所部鬻物便當忍熱一年

鏡古錄

劉公斯埭風格朗峻不畏強禦周中丞罹璫禍緹騎
入漳勢殊熏灼獨澄令不肯片刺加遺公嘗言吾在
漳所心服者三人周綿貞卽備遭慘酷終當以師事
之外此則林鶴胎盧雲際清恬異常林是時以太史
假歸盧爲逆黨所中歸而杜門公時時造之

筆記

紅夷之役中丞南公居益視師海上至澄邑已過午
石尤大作邑令懇公暫莅行署公不肯駐銳意發舟
夜泊圭嶼纔辨曙卽解維風勢尚厲舟人俱恐而公
擊楫波心絕流而濟

筆記

張志許年十四應童子試時崇禎己卯歲督學吳公
之奇也適午呈卷吳令作經義立成易書二藝日旰
矣餘三義作破承皆得旨遂與進泮順治戊子中副
車年未三十而卒秀而不實可惜也

浙江紹興府明經周源順治丙戌投誠隨佟將軍岱
入閩授海澄教諭海賊破縣被執入廈門不屈死焉
今水仙宮側有殘碑書海澄教諭殉節周公墓但考
海澄職官志中並無周源者或國初大師初到時委
授也姑誌之以俟考

張宇八都人海寇劉香犯境宇偕族弟明率鄉壯移
炮擊碎賊舟郡守施公邦曜旌以匾曰功垂桑梓又
用施公薦諳熟水務偕冊封使往封琉球授京營守
備署叅將以老辭歸宇從子子達以材勇擢千總康
熙十三年耿逆據全閩時多從逆反側子達守月港
城誓不從叛自揣微弁莫能支退居陳州堡及克復
海澄廉知其義擢署漳浦營守備卒於官
陳斌性孝友以都督僉事有戰功陞左都督
昌府率部曲同耕作稍贏則以分鄰里
兄弟蓋武人而知義者

葉蓮字昇玉隱于大觀山之麓自號實園言行敦朴
足迹不履法庭儉而好施鄉鄰德之胡令君鼎謫應
賓席聞者咸謹曰承平以來斯禮久曠未脩斯人亦
絕無而僅有者

陳國西坊人幼聰敏有腹笥之稱十九採芹食鱸
國初佟內院考選經濟生員薦授信宜縣在任五載
遂賦歸來功名異數如此

張鳳藻邑諸生遭海氛奉文團練禦賊及賊氛愈甚
官兵退入縣城藻勢孤不支家屬爲賊所獲藻父
被沈於海亂定妻子脫歸邑令齊爲之復其業焉

顏士行字大恥性恬淡不求仕進頌詩讀書之外
以韻事自娛嘗有釣臺句云好把長竿垂白水虛名
富貴是雲浮可以想其槩矣子捷中膝下相依克盡
孝養年屆五十嘗學老萊子舞綵為歡巡海道到
燦旌以匾曰追步斑斕

周樹字伯滋三都人品行端方閭里重焉嘗集鄉
士為同善會於每月朔望宣講

聖諭久而不倦鄉有爭競藉以解紛一時鄉俗丕
會中耆舊推領袖者葉桐友林乾若年皆古稀以
次則江弼士葉野臣黃承孝林伯昭張夙珍江桃士

溫子素王搏雲張渭西周堯文等二十餘人皆敦行
之士清溪官太史獻瑤過其里匾曰圭海星聚

張秦港岸人少孤貧事母陳氏竭力孝養乾隆戊辰
間歲荒謀往厦營生挈家扶母登舟至海門陳氏默
念年老累秦不能遠離輒投海秦救不及隨赴焉次
日母子二屍浮於鼓浪水涯與之居民收而埋焉時
秦年三十餘陳年近七旬在五月初九日也

許輝東坊人割股和藥以療母病病遂愈順治七年
邑令甘公體垣旌以匾曰孝行天生

程和西坊人割股和藥以愈母疾康熙年間郡守孫

公陽旌以匾曰孝行可風

林奕九都人蒙師陳樹和老而無依奕終身善事之
歿爲殯葬成禮奉粟主於私室歲時祭奠不衰在三
之誼見其一斑如此

漳中閨媛能詩絕少省志僅載漳浦李氏女汲水一
絕風韻嫣然澄金沙周氏淑和仲姬明經周彬女也
閨教夙嫻皆工吟咏淑和旣適人早世仲姬適龍溪
諸生李堯封著有二如居集嘗讀忠愍公傳有詩云
不謂行危言亦危幾回抗疏起瘡痍殊勳早定浮梁
日大節非關就獄時後死七人無復恨先生千載有

蘇悲盈明若遂歸出志海國應多墜淚碑其慷慨論
古絕無柔靡脂粉之習真可謂女士矣

郭振斗五都人以軍功授中順大夫制府姚公啓聖
重其字學薦於朝

聖祖仁皇帝命書龍飛二字笑曰汝字好但運筆失
斤耳振斗惶恐謝歸遂肆力於古今帖後精草書小
楷更遒勁

鍾紹英妻潘氏英病篤潘侍湯藥不懈夢神語曰而
夫當死藥無靈也潘持齋拜斗願以身代遂不食九
日卒夫病果愈邑令黃公會旌其廬曰折壽寧夫

張文煥繼室阮氏生子二煥卒阮矢志孀守前子維
城娶郭氏舉二子域洋販客死郭盡鬻妝奩奉姑撫
子荼苦備嘗阮現年七十有二郭現年五十有九姑
媳二人皆外國所生女而能守義如此

府志雜記中載宋室趙若和封閩冲郡王隨少帝入
粵值少帝溺海同黃侍臣許達甫等十六舟奪港而
出晦居積美鄉按侍臣紀官也事蹟與文信國並時
惜前志名字科名皆失詳今據浦西黃氏譜名材字
國棟初隸籍杭州歷官侍從自晦居在浦西以後子
遂爲諸黃著姓之上祖也

宋朝科名在三都彰彰可攷獨梁姓一門並時有三
學士之稱惜名字湮沒鄉人相沿共指有古墳其一
爲沒字碑其一書宋學士梁公之墓明萬歷年間始
勒石也又有學士墓則大書深刻有宋學士允恭蔡
公之墓週遭砌石甚完美墓下石壁鐫登瀛二大字
前壬申癸酉二志皆不載今搜入以備叅稽

臨池染翰雖文人緒餘亦藝林韻事也邑前輩藝習
罕傳撫其近者草書如許濱張今房鄭溥春蚓秋蛇
直追張顛懷素一派八分擅勝獨推陳炯宏行書如
詹明章入晉人之室論書法尤精絕若陳元麟之古

勁林文翔之超逸陳乃章之秀潤皆雅令一時也繪事則高棅丹青論者直擬王摩詰若蔡煙許與國陳素湯國用山水花鳥未知視昔人何如裝池胥傳玩焉偶爲僂指俱各見一斑矣

錄異

紹興十八年有海鱈乘潮入港潮落不能去居人以長梯駕巨舟登其背爭剖其肉是日得數百擔鱈頭然不動次日剜其目方覺痛轉側水中旁舟皆覆人幸無損飢民賴以濟者旬日其脊骨皆中米白南海有魚名鱸鯁其形似人澄有失水者泊海島與居生子其人遇舟抱子而回鱸鯁跳號死

崇禎元年海寇陷五都林家堡死者三十三人先是紅夷爲亂林修樓堡旣成而落之一鷹至以爲祥也醉之去至是來攻者賊魁鄭英吾也

海澄縣志 卷十四
同安東郊里許脩葺神廟神附人自言清漳周中丞奉天命撫茲土宜往迎於是鄉衆百餘人入漳鼓樂旗幟甚盛請中丞香火去其夜鄉衆聞車馬聲絡繹不絕道中隱隱有光

靳一派字雲浦萬歷戊子歲縣府選皆第一試督學亦案首遂以其年登賢書人稱爲三案次科辛卯周尚德夢一派遺以三筆是年亦以三案登賢書與靳相符無端之夢亦有驗云

姜公碑蘇殷作記久埋土中殷裔孫惠念祖好義夜見其地有光因掘得之善人義事無隱不彰如此

糾謬

文丞相大書龍門二字在五通嶺蓋海澄同安連界通路處郡乘誤謂在龍門嶺嶺原以龍門院得名初無刻石有目咸觀而傳訛至今

嶼名丹霞以朝丹暮霞也屬漳浦而郡城南郊有丹霞嶺宋置驛名丹霞林宗臣所謂笑憑詩句說丹霞城郭人民數萬家也舊府志將宗臣詩載丹霞嶼嶼何處覓得數萬家幸壬子志駁正

文圃山三賢一唐謝脩一南唐洪文用一宋石黃蓋後先隱於此者舊府志誤謂三公同時遂稱唐鄉賢

傳三人而答唐史不爲立傳壬子志沿之至用水爲醴泉樹爲交讓等語今正之

郡志顏公哀乃進士戴之子以父澤補官而顏貢又公哀之子科目志戴以紹定己丑登第貢卽以是年特科祖孫同年恐貢無此太早識之以俟博覽者

前志載吳神人爲明文皇后治乳蓋夢中獻方牽紅絲纏乳上炙之爲物色至漳加封昊天靈醫妙惠真君保生大帝此事頗奇特然所載乃永樂十七年按史文皇后崩於永樂七年以後竟虛中宮安得十七年有后可病乳者之說亦非也爲此事非謬則

所紀年歲有錯乎且所傳與靈濟二徐真人夢中授藥治文皇疾相類將無好事者傳會爲此文人耳食徒好異而不好古乎

大啓七年通判吳允焯署縣索賄於把總蔡以藩不與以藩戰死允焯不益兵所致也賊至城下允焯伏私衙不敢出前志寇亂條載砲震坐旁允焯督戰不爲動豈善善從長不及詳考歟

龍門嶺嵩嶼及鶴石巖駐蹕處諸勝舊志悉指帝昺部志或稱少帝按宋史端宗祥興二年帝崩於瀾州乃立弟昺則昺稱尊在廣不在瀾明矣指爲帝昺固

海國集元 卷十四
屬於謬卽稱少帝亦涉于泛惟稱端宗爲正但相沿
日久未便卒更姑仍少帝之文寧從其泛毋效其謬

